

阪谷
素評
註

評註東萊博議

卷六

口 12
3071
6



門口 15
3071

第五卷末進至文
公十四年而此卷

復退自僖公三十
年起叙次可疑姑

依舊

左晉侯秦伯圍鄭

鄭燭之武夜絕而

出說秦伯秦伯說

與鄭人盟使杞子

逢孫楊孫戍之乃

還子犯請擊之晉

侯曰不可云云亦

去之

自異者而言之則

萬人萬情自同者

評註東萊博議卷之六

清 錢唐 瞿世瑛 校本

日本吉備 阪谷素 評注訓點

晉侯秦伯圍鄭

僖公三十年

天下之事有非出於人情之常者其終必不能安受
施者致其報施者享其報人情之常也居施者之地
而為報者之事非人情之常也矯也其所以矯情而
為之者抑有說矣彼徒見夫有德於人者責報則兩
傷忘報則兩全也遂以謂忘報者猶足以全其恩況
吾度越常情之外居施者之地而為報者之事其恩
厚豈有涯哉抑不知君子不盡人之歡亦不盡己之

東萊博議卷之六

而言之則萬人無二情是宜深思也

反覆曲折節節投明人情看破徹底

萬流赴一壑

歡不竭人之忠亦不竭己之忠人與己無二情也人受施於我其報猶有時而厭況我有施於人反僕僕然為報者之事是果人情之所安乎惟其不出於吾情之所安雖矯而行之激而為之矯者怠激者衰則吾情終有時而不能繼矣恩之而不能繼則釁隙生焉曾不如相忘者之為安也常理之外不可加一毫之理常情之外不可加一毫之情是故過厚者必薄過親者必疎過愛者必憎過喜者必怒情豈有過而不反者哉蓋嘗觀秦穆晉文之爭端然後知常情之果不可加也晉文以一亡公子而列於五霸撥厥本原果誰之力耶流離之時使無秦穆則為虺為瘠為

納亡公子用亡大夫其傑出者又厚待之春秋間自然風習而方今歐洲各國亦然且互納國事犯人以為公法吾邦封建之際亦自有其風是蓋古今情勢之所同也

僵為殍呂卻之難使無秦穆則為灰為燼為煙為埃始拔之於虺瘠僵殍之中終脫之於灰燼煙埃之外使曩先祀使君萬民使專土疆使擅利勢一身之間自冕及舄皆秦穆所致也有丘山之施而不受涓滴之報在秦穆既為盛德矣今秦穆非特不責報於晉乃反致其報於晉務欲加於常情以結晉之歡焉嗚呼情果可加則聖人已先加之矣聖人所不能加而秦穆則欲加之豈自以為勝於聖人耶秦穆始欲加聖人之所不能加終則自不能繼而怨隨之隙開於鄭之圍而成於殺之役吾是以知始之加乃終之損也或者咎秦穆與晉俱圍鄭反背晉而成之吾謂是

東萊先生莊氏傳議

卷六

二

者以人情之常不可有加故立論如此其實秦穆假風習以博譽望晉文假風習以逞權略交際如親而所爭在私利其思其怨與君子久敬之意遠矣祇當以英雄權變論之而已

花開花落每歲一

固秦穆之罪然其禍源正不在是一室之人同盤而食辛甘酸鹹所嗜猶雜然而不齊況二國並立形異勢異利異害異秦穆乃以秦狗晉無役不會無盟不同挾未報之德矯情屈意反若受役於晉者是安可久耶釁隙不發於今必發於後燭之武之說三大夫之戍特釁隙之迹而非其端也噫晉人初受秦穆生全之際懷恩未報方以為我負秦習見秦穆服從之久少有不合遽以為秦負我是秦穆之以恩召怨固可責晉人之以恩為怨尤可責也以恩為怨少知自愛者皆恥之獨秦穆之失不得不發之以告學者焉露之濡根莖苗節無不沾雨之降丘陵原隰無不被

律而每歲常新是博議筆法也

天之恩物至矣然日出陽升則天不知有露也雲歸空霽則天不知有雨也種一草植一木幸而滋榮則朝環夕繞認以為己恩爬搔培壅未必不反為物之害者其秦穆類耶

秦穆出師襲鄭

僖公三年

秦師過周北門

僖公三十年

三年

秦使孟明為政

文公元年

晉秦戰彭衙復

用孟明

文公二年

秦濟河焚舟

文公三年

左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諫穆公不聽召孟明西乙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犒師且使

天下之事以利而合者亦必以利而離秦晉連兵而伐鄭鄭將亡矣燭之武出說秦穆公立談之間存鄭於將亡不惟退秦師而又得秦置戍而去何移之速也燭之武一言使秦穆背晉親鄭棄強援附弱國棄

遷告于鄭，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晉人敗秦師于殽，獲三帥，既歸之，秦伯不罪，復使孟明為政，文二年，孟明視帥師伐晉，戰于彭衙，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舊恩召新怨，棄成功，犯危難，非利害深中秦穆之心，詎能若是乎？秦穆之於晉，相與之久也，相信之深也，相結之厚也，一怵於燭之武之利，棄晉如涕唾，亦何有於鄭乎？他日利有大於燭之武者，吾知秦穆必翻然從之矣。是則杞子襲鄭之謀，實燭之武有以開之也。舉鄭國之人，咸誦燭之武退兩國之師，續百年之祀於頰舌之間，孰知危亡之釁亦已芽於武之頰舌乎？秦穆從燭之武之言而戍鄭者，非愛鄭也，利在焉故也。從杞子之言而襲鄭者，非憎鄭也，利在焉故也。心無晉鄭，惟利之趨，豈有輕絕數十年締交之晉而反重結數年始附之鄭者乎？燭之武以利始之，杞子

以是哉以上取秦鄭以證起句秦穆以下又取秦晉以證起句起二句血脉震蕩如雙龍爭下秦穆五句承上起

以利終之，使外無弦高之謀，內有三子之應，豈復有鄭乎？是燭之武之留戍，乃所以雷禍，雖免國於晉而輸國於秦也。君子之重言利，其以是哉？秦穆既以利輕絕晉，亦必以利輕絕鄭，利心一開，不能自窒，宜其蔑蹇叔之諫而取殽之敗也。殽之役，說者或歸其曲於晉，以謂秦所襲者鄭，所滅者滑，於晉未有朝夕之急，乃冒喪而邀之，吾以為晉固可責，秦穆亦不得無罪焉。孫權與劉備約同伐劉璋，備方發，被髮入山之辭，以拒權，不旋踵而自取之，此權所以深怨而有荆州之師也。晉與秦同圍鄭，秦獨退師留戍，以背晉，不旋踵而自襲之，此晉所以深怨而有殽之師也。前則

人生所以生育者利也，知善利民者

為堯舜則知利之私者為害利之大者

一轉雍容迂餘垂教亦深

身心家國安全之道唯

道唯。一曰善入善。道唯。一曰悔。歐

洲刑法欲廢死要在使之可悔而教

法之重讖悔意亦最在乎此但釋氏

悔後作用竟歸寂滅故不可

恐人分其利後則欲已專其利最人情之所甚惡知
權之怨備則知晉之怨秦矣安可獨歸曲於晉乎然
秦穆懲殺之敗仍用孟明增修國政竟刷大恥夫子
驟列其悔過之誓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抑有意焉一
悔可以破百非一善可以滌百利秦穆在春秋中朝
議暮敗左瑕右玷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及入於書
則温然粹然不見微隙是典謨誥誓之秦穆而非復
春秋之秦穆也聖人之勸深矣自時厥後晉有邲之
敗齊有鞏之敗楚有鄢陵之敗其餘敗軍者未易槩
舉如秦之懲敗而悔過者則無聞焉此書之所以止
於秦也繼秦穆而有悔過自誓之舉則夫子之序書

詎終於秦耶

左齊國莊子來聘

自郊勞至于贈賄

禮成而加之以敏

臧文仲言于公曰

國子為政齊猶有

禮君其朝焉臣聞

之服于有禮社稷

之衛也鄭伯如

晉公孫段相甚敬

而卑禮無違者晉

侯嘉焉授之以策

賜州田君子曰伯

石之沐也一為禮

於晉猶荷其祿

齊國莊子聘魯郊勞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三十三年 ○鄭公孫段相鄭伯禮無違

公如晉郊勞贈賄無失禮

能答郊勞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

學之 趙簡子問子大叔揖讓周旋之

禮 同言者權之以事同事者權之以人

勞贈賄禮成加敏而臧文仲稱之魯昭公朝晉郊勞

贈賄無失禮而晉平公稱之至於趙簡子之問禮亦

止於揖遜周旋之間焉是三者其言同也其事同也

昭公如晉自郊勞
至于贈賄無失禮
晉侯稱之女叔齊
曰是儀也不可謂
禮昭公如楚鄭
伯勞于師之眾孟
僖子為介不能相
儀及楚不能答郊
勞歸講學不倦將
死使其二子師事
仲尼子大叔對
曰是儀也非禮也
夫禮天之經也地
之義也民之行也
云云

因其同而同之則女叔齊之對平公子大叔之對簡
子既皆以為儀而不以為禮彼臧文仲其亦知儀而
不知禮者歟是殆未嘗權之以人也臧文仲何如人
也其身死其言凜然在春秋中如砥柱之屹橫流非
女叔齊子大叔輩所敢仰望也臧文仲之所知女叔
齊子太叔所不能知者多矣未有女叔齊子大叔之
所知臧文仲反不能知者也今女叔齊子大叔尚識
其為儀而臧文仲乃指以為禮其必有說矣道無精
粗無本末未嘗有禮外之儀亦未嘗有儀外之禮也
升降裼襲與窮神知化者本無二塗掃灑應對與存
心養性者本無二說未有析禮與儀為兩物者也禮

漆桶掃帚遺失全
象此是論理分析
陷為支離者呂公
為學者之意厚矣
抑吞棗漫漶口稱
至理精義而事失
進步實用亦漢學
之弊習余於此篇
不謂不然又不肯
謂然也

與儀既不可離故古者言禮與儀亦未嘗有所擇專
言禮者如曰大禮如曰有禮非謂禮中無儀也專言
儀者如曰多儀如曰威儀非謂儀中無禮也隨意而
言隨言而足曷嘗聞指一物而為禮又指一物而為
儀者哉春秋之初去古猶近是理未亾此臧文仲之
論所以不數數然為之區別也德又下衰禮與儀始
判而不合見拜者止謂之拜見揖者止謂之揖見獻
者止謂之獻見酬者止謂之酬遂以此為禮之極而
至理精義漫不復知矣故女叔齊子大叔不得已而
指之曰此儀也非禮也儀之外當知復有所謂禮也
二人者夫豈不知言出而道離哉亦有所不得已焉

行之存乎人論之
亦當以其人株守
膠柱豈得其實之
道哉
攻字義異集注

舉孔孟証文仲點
裝華麗

耳使其居臧文仲之時肯判禮儀以開破裂之漸耶
是非女叔齊子大叔之說變於臧文仲之說蓋女叔
齊子大叔之時薄於臧文仲之時也孔子不攻異端
而孟子則攻之豈樂異於孔子哉亦迫于時耳世俗
乃謂因孟子之言而異端之害始出因女叔齊子大
叔之言而禮儀之辨始明抑不知君子願如孔子之
不攻而不願如孟子之攻願如臧文仲之不辨不願
如女叔齊子大叔之辨昏昏之毀吾所甘受察察之
名乃吾力辭而不可得者也此豈易與世士言耶魯
昭公知郊勞贈賄之禮而不知乾侯之危孟獻子不
知郊勞擯相之禮而反知孔子之聖當時之所謂禮

就數條間忽獨翻
伯石冷喝便一顧
呼二叔妙

左晉狼暉為戎右
先軫黜之狼暉怒
其友曰盍死之暉
曰吾未獲死處曰
吾與女為難暉曰
死而不義非勇也
共用之謂勇子姑
待及彭衙既陳
以其屬馳秦師死

者不足以定賢愚如此為君子者安得不力辨於毫
釐之際耶苟尚如臧文仲之信國莊子則吾恐伯石
之汰亦可以聲音笑貌取州田之賞矣吾是以知女
叔齊子大叔之謂有所不得已也

狼暉死秦師文公二年

譽人之所毀者未必皆近厚也毀人之所譽者未必
皆近薄也然君子常欲求善於眾毀之中而不忍求
惡於眾譽之外是文毀為譽者君子之本心變譽為
毀者要非君子之得已也狼暉之死左氏之所譽也
自左氏既譽之後更千百年大不見排於君子小不
見唾於眾人共相保持其名而至於今日我乃一旦

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臆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先軫亦死於狄，魏叔子曰：臆，非元帥，故其死賢於軫，其言當矣。入題後，若揚若抑，展拓頓折，以歸吾故曰之句，然後發然。臆烈士也之一段，呂公蓋示學者以行文運轉之道，然而敷衍冗長之弊，亦不可不防也。

扶其隱發，其匿障毀其千百年所保持之名，是豈君子之所忍耶？臆為戎右，先軫不知其勇而黜之，臆不死於先軫而死於秦師，抑其怒於私讐，發其怒於公戰，是固世所共譽也。苟以正義責之，則臆在，所毀不在，所譽何也？臆怒先軫，不知其勇，其死於秦者，所以彰先軫之不知人也。名則忠，實則愧先軫也。嗚呼！是誠臆過也。同於為過，有輕重焉。有小大焉。陽處父易賈季之班，先軫黜狼臆之右，同是時也，同是事也，同是怨也。賈季則積其忿而殺陽處父，狼臆則移其忿而死秦師，觀賈季之狠，則知狼臆之賢矣。雖曰不免於過焉，其輕重大小，非可與賈季並論也。自子文

不怒於上而死於敵，以不損其名譽為主志，我元龜天正間勇士，概如狼臆，名譽二字，實品行大堤防，其難唯在過不及之間。王元美曰：將責狼臆，先許其烈。

之無愠而視狼臆，則可責自賈季之報怨，而視狼臆則可嘉。君子之待狼臆，當恕而不當嚴也。必嚴以正義責之，奪其忠，晉之譽而歸以愧先軫之毀，何其責人無已耶？抑不知春秋諸臣憾於黜免，肆其悖逆，因收秩而伐王者，吾於石速見之矣。因奪政而逐君者，吾於司寇亥見之矣。孰肯如臆死敵，以愧人耶？使當時之臣被黜免者，皆如臆死敵以愧人，則為國者惟患愧人者之不多，且苟誠多焉，鄰敵外寇將無容足之地矣。論者盍獎其死敵之力，而憐其愧人之情，勿探其愧人之情，而揚其死敵之功也。吾故曰：君子之待狼臆，當恕而不當嚴也。然臆烈士也，回犯上之氣。

韓文選注卷六
夫文暢浮屠也然
暉之一句自此來
可謂能發遺響

而為狗國之勇雖未中節要非常人之所能望也待
常人當以常法待非常人不當以常法恕常法也所
以待常人也拊摩戲狎所以待孩孺加之成人則為
侮闊略優容所以待鄉鄰加之益友則為踈苟以待
常人之恕而待非常之人則恕之適所以辱之也以
暉之義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恕者耶暉雖往矣
吾想其心必願受人之責而不願受人之恕也請得
而備責之人心當知所止職當戰則戰當守則守職
當先則先當後則後心止於事事止於心非可出其
位也惟各止其位故冉有之用矛不為讐齊顏回之
後至不為懼匡子思之守國不為厚衛曾子之避寇

黃之宋曰文字舒
徐容與而意新奇

哀公十一年郊之
戰冉有用矛於齊

師故能入其軍孔
子曰義也

止字自大學拈來
異樣發揮
高揭聖語向心頭
著又暉亦辟易焉
然以此為口實不
顧名譽則必陷為
無耻之徒不可不
思耳

頭筆有聲掀鬚風
概可想

不為畏越皆止其所止而已矣狼暉前日為右死敵
可也既不為右固可以止今乃無職而侵在職者之
憂輕進而死於敵則是心不止於事而思出其位矣
思不出位出位則邪思之所發既邪雖所成之功壯
偉勁厲外為人之所歎譽而一心之間實忿懣怨恨
之所集也當暉赴敵之時忿懣怨恨交衝競起含毒
而沒雖得千百年之虛譽豈能救其心之擾哉我實
清淵人以我為汙渠於我何損我實丘垤人以我為
岱華於我何加君子當自觀吾之所以為吾者如何
耳人之毀譽何有焉九原可作吾意狼暉樂聞吾之
言未必不過於左氏之譽也

左秦伯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譬喻之妙使人怡然心解東坡先生亦避三舍

一篇精神注懼字

楚人滅江秦伯降服四年文公天下之可懼者惟出乎利害之外乃能知之風濤浩蕩舟中之人不知懼也而舟外之人為之懼酣醉怒罵席上之人不知懼也而席外之人為之懼狂之既瘳追思方狂之時不知何以自容痛之既定追思方痛之時不知何以自處身游乎吉凶禍福之塗心戰乎搶攘爭奪之境眩瞶顛錯昏惑舛逆未有知懼之為懼者也春秋之世王澤既竭反道敗德亂倫悖理不可概舉尊莫尊於王而有如子頹之出王有如子帶之出王此天下之大變也此事之大可懼者也親莫親於父而有如商臣之弑父有如蔡般之弑父此

先揭弑逆續以滅國言有次序所以明滅國之為大禍

孫月峰曰典雅似國語

所謂枝辭而如此則不為枝辭可知文字能得意震蕩則長短皆可不然則漫然布辭短亦不足取也

天下之大變也此事之大可懼者也自是而降則如滅國之禍尤所謂慘烈而可懼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封殖於唐虞長育於夏商溉灌潤澤於文武成康之際廟陳四代之鼎彝府藏百世之典籍朝有世臣野有世農肆有世工市有世賈雖蕞爾小國不知幾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也一旦忽為強暴之所陵滅係其君俘其臣墟其宮迂其社戶其木堙其井聖賢千餘年之所培養者芟滅無餘此豈小故也哉凶威虐焰可駭可愕可憫可傷而當時之君視之恬不以為懼赴告之車未反而金石之樂已淫簡冊之墨未乾而淫虐之令已下此無他惟處於

是易乾之九四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
若厲无咎之意未
一轉推進向飛龍
在天之地位然非
秦穆輩所及特以
表學者之目的

危亂之中而不知懼之可懼也秦穆公於江之滅獨
怵然戒惕然悟避朝貶食不勝其憂非出於危亂之
外豈能深見可懼之慎省乎天下諸侯皆處於危亂
之內而穆公獨出於危亂之外何也蓋自敬函一悔
之後虛氣俱盡正心徐還回視前日之所謗者今皆
可漸回視前日之所安者今皆可怪股慄於衆人熟
寢之時目眩於衆人交賀之際此避朝貶食之事秦
之羣臣以為過而穆公猶以為不足也穆公信能照
此懼心而著之視天下之諸侯國一滅則心一警心
一警則政一新是傷彼所以藥此損彼所以增此也
固可以離危亡之門而卜治安之基矣豈止西戎之

霸耶

以年次則此篇不
宜在此姑從舊

左晉人患秦之用
士會卻成子曰隨
會能賤而有耻柔
而不犯其知足使
也

隨會能賤而有耻文公十三年

凡人之疾能仰而不能俯謂之蘧條能俯而不能仰
謂之戚施二者均疾也彼之不能仰猶此之不能俯
其疾豈有深淺之辨哉形而有疾心亦有疾可貴而
不可賤者蘧條之類也厥疾之證有餘於節廉而不
足於勞苦可賤而不可貴者戚施之類也厥疾之證
有餘於勞苦而不足於節廉證雖不同同於為疾而
已矣世俗乃喜其一而惡其一能貴而不能賤者則
謂之高能賤而不能貴者則謂之卑是說既行狷介
之士競以高亢自喜聞金穀米鹽之語則傲睨而不

莊子昔容成氏大
庭氏結繩而用之
杜詩純朴憶大庭
舊唐書武承嗣傳
尊盧大庭云云皆
古代君主之稱與
驪連氏赫胥氏相
列者列仙傳有浮
丘公神仙傳有洪
崖先生郭璞詩左
挹浮丘袂右拍洪
崖肩

聽視鞭扑箠楚之事則嘔噦而不觀清遠閉曠夢寐
於大庭尊盧之上周旋於浮邱洪厓之間方無事時
非不可喜也一旦納之於浩穽叢劇之場投之於迫
急顛頓之地則艱然駭怵然懼雖與臺皂隸平昔屏
息避道仰望之於泥塗之下者皆得而靳侮之前日
之高乃所以爲今日之卑豈非世俗之說誤之乎身
有俯仰而疾無淺深疾有貴賤而名無高卑以蓬蔕
之所易戚施之所無是謂無疾之人以貴者之所
有易賤者之所無是謂無偏之士烏可喜其一而惡
其一哉晉人之稱隨會者前後相望獨卻成子能賤
而有恥一語非特可以見隨會之全德亦可以起後

此篇所以有作在
治世疾讀者宜注
眼於末段

中庸所謂素富貴
行乎富貴素貧賤
行乎貧賤者是隨
武子所以無赫赫
及覆形容文彩可
喜亦似隨會

世一偏之疾此吾所以三復其言而不厭也負於途
販於肆耕於野泯泯芴芴所謂賤者天下豈少哉然
彼皆當賤者也非能賤者也以隨會之雅量曠識乃
不屑不厭下親勞苦之事宜廊廟而安閭閻是以謂
之能賤宜圭組而安布韋是以謂之能賤宜鐘鼎而
安草瓢是以謂之能賤既甘賤者之勞苦而復去賤
者之卑污全人之所不能全斯其所以爲全德歟想
隨會身親賤事之時趨則皆趨役則皆役焦然一
庸保也至於臨之以利迫之以害則劬厲之節凜然
於冒沒爭奪之中清微之風肅然於埃土氛翳之表
昂屹湧溢挺拔而出蓋有不可得而掩者隨會無賤

之功而為第一流

主意却在此一轉
後漢馬援字文淵
評公孫述曰修飾
邊幅如偶人形又
曰子陽井底蛙耳
而安自尊大後謂
梁松實固曰凡人
富貴當使可復賤
也如卿等欲不可
復賤居高堅自持
勉思鄙言

左晉陽處父聘于

者之所短賤者無隨會之所長其獨稱全人於晉國
有以也哉抑嘗深味卻成子之語能賤者固難於有
恥然所以無恥者實由乎不能賤也公卿大臣出入
禁門訐謨帝所一有失節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彼
豈不知為可恥者其所以忍愧負辱徘徊而不敢發
者正以能貴而不能賤也彼其心以謂一旦忤旨譴
責隨至冕服褫矣徒馭散矣賓客落矣一聞其語猶
心悸而神泣况身履之耶此所以寧受恥而不顧也
向使其貴而能賤則安能鬱鬱坐受天下之譙責耶
故卻成子之語又當以馬文淵之論終之

甯嬴從陽處父
文公五年

衛及過甯甯嬴從
之及温而還其妻
問之嬴曰以剛商
書曰沈漸剛克高
明柔克夫子壹之
其不没乎天為剛
德猶不干時况在
人乎且華而不實
怨之所聚也犯而
聚怨不可以定身
余懼不獲其利而
離其難是以去之
茅鹿門曰起語雋
永有味

易喜者必易厭有書於此一讀而使人喜者屢讀必
厭有樂於此一奏而使人喜者屢奏必厭蓋是書是
樂之味盡發於一讀一奏之間外雖可喜而中既無
餘矣其初之喜乃所以為終之厭也善著書者藏其
趣於無趣之中非欲掩人之目也得趣於無趣則其
趣無時而窮也善作樂者藏其聲於無聲之中非欲
塞人之耳也得聲於無聲則其聲無時而究也至書
無悅人之淺效而有化人之深功至樂無娛人之近
音而有感人之餘韻凡天下之理不能窺於未得味
之前必不能捨於既得味之後也昔吾夫子設教於
洙泗之間子貢初見挾其智而傲之子路初見挾其

音調通似東坡

彭家屏曰書之稱舜曰溫恭允塞言其和粹然形於外而誠實積於中也又詩之稱申伯曰柔嘉稱衛文曰塞淵可知聖賢之所尚其旨同矣及是而剛以自張華而鮮實本之不修末

勇而陵之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能動物悟人於一日之速也彼陽處父何人耶甯嬴一見之於塗遽棄其妻子躡屩擔簦從之如不及自世俗觀之其移人之速若過於夫子矣然夫子雖不能服由賜於一見而能役由賜於終身陽處父雖能致甯嬴於一朝而不能留甯嬴於數日以一朝之功而較終身之效孰勝孰負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矣抑嘗深考甯嬴之言然後知陽處父所以易使人喜易使人厭者抑有由也蓋處父之剛盡發之於外而中無留者溢於聲音浮於笑貌泛於步趨流於寢食平生之神氣皆發露於衆人耳目之前外雖震厲而中無所蓄外雖暢

將焉救怙氣者召殃清言者賈亂覆轍相踵如出一途卓哉甯子之言左成公十五年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惡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茂而中無所根其始見也其美易見其德易親所以易使人喜也其既見也索之易窮探之易盡所以易使人厭也發之為春華曾不能斂之為秋實玩虛華而忘實味是豈為腹不為目者所肯留哉此甯嬴所以乍喜乍厭而不避往來之煩也雖然甯嬴捨處父於數舍之邇伯宗慕處父於數世之下是甯嬴棄處父之華於芳烈方盛之時伯宗拾處父之華於顛頽既落之日使伯宗居甯嬴之地得事處父於未有禍敗之前吾知其終身執鞭與之同戮而不悔矣嬴之知幾賢乎哉

左邾文公卜遷于

邾文公遷於繹 文公十三年

東坡先生左氏傳義

卷六

釋史曰：利于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古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魏禧曰：邾文之言，達識明論，千古可師。

理之未明，君子責也。置是責而不憂，其責固不可追。惴惴然不勝其責，而亟求理之明，則天下之患必自此始。自夫人之有亟心也，始求說於理之外，姑借世俗之所共信者，以明吾理，樂其說之易行，忘其害之終反。夫豈知今日之快，乃所以召他日之患耶？囂、桀、妖祥之說，執左道以迷民者也。辭而闕之，不責之君子，將誰責？然君子任是責者，不亟於明理，而急於辨誣，謂以理告人，喻者十三，以事告人，喻者十九。蚩蚩之氓，難以是非動，易以禍福回。於是俯取禍福之說，即其共信者而曉之。武王不避往亡而勝商，明帝不避反支而隆漢，太宗不避辰日而興唐。汝謂必凶，我

武王以往，凶日出師。漢明帝蠲反支日，不受章奏之制。唐太宗貞觀十五年，以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呂才刊定，才為之叙，叙中舉辰日不可哭泣。堯爾對弔客之俗，習駁之。

此篇以首數行為頭，以下至危矣哉。

反得吉，汝謂必否，我反得亨，借是事以明是理，向之溺於囂、桀、妖祥之說者，果何辭而對耶？嗚呼！是徒思其說之易而不思其害之反也。說以事立，亦以事隳。人以事信，亦以事疑。君子所恃以闢囂、桀、妖祥之說者，理在焉。故也。苟捨吾理而屑屑然較事之中否，則人雖今日以事而信吾說，他日亦必以事而攻吾說矣。自古及今，囂、桀、妖祥之說，其不驗固衆，然幸而偶合者，亦不乏也。我專舉其不驗者，彼專舉其偶驗者，萬一彼之事多於吾之事，則吾不戰而自屈矣。至正之理，不與事對。今吾以欲亟之故，捨理就事，下與異端並立於爭奪之場，而僥幸于一勝危矣哉。善夫，左

駁亟心者是一脚
善夫以下至未明
左氏之論是一脚
分明一頭兩脚格

卓見高識分析明
快能自得于數行
間則秦鏡在吾胸
間萬怪不能遁隱

氏之論邪文公也文公卜遷于繹瞽史以為不利文
公不從其言賀遷者在門弔喪者在閭此固瞽史得
以藉口而闢其說者之所葺避而不敢稱也今左氏
不諱不避明著之書又從而以知命許之獨何歟蓋
左氏所主者在理不在事事之偶驗不足為吾說之
助其偶不驗亦不足為吾說之疵也有是理然後有
是驗布算以步星有是理也故驗不驗之說生焉測
圭以視日有是理也故驗不驗之說生焉乃若壽夭
死生之正命囂淫妖祥之邪說判為二途邈不相涉
安得以彼命之壽不壽為此說之驗不驗哉當文公
之既死指以為瞽史之驗者固不足論當文公之未

事固不可不驗而
先明理以與事相
照明事以益知理
之所存亦謂知命
者如此耳

左子叔姬妃齊昭
公生舍叔姬無寵
舍無威公子商人
驟施於國而多聚
士盡其家貸於公

死指以為瞽史之不驗者亦不免捨理就事也左氏
所以發知命之言於文公既死之後者良以事雖偶
合理本不然違卜而終既不足以損文公之明則言
卜而驗者豈足以增瞽史之重哉吁瞽史所以能簧
鼓一世者不過幸其事之驗耳自左氏知命之言立
則事雖偶驗人不復言瞽史之技至是而窮矣伐其
本塞其源信矣左氏之善為論也

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文公十四年

自治之說古今論治者以為根極然固有名似而實
非者不可不深辨也自治之說曰木有蠹而風摧之
隄有穴而水漬之國有隙而姦乘之無蠹之木視風

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商人弑舍映小孔風聲見莊子則陽篇

韓退之徐偃王碑藩拔級夷庭木禿缺方今新聞紙上竊盜殺傷概自見處

如映無穴之隄視水如陸無隙之國視姦如愚吾苟自治其國渾全堅密無間之可入關雖有老姦巨猾亦將斂手縮頸退就民伍何變之敢生此固世俗所謂自治之說也抑不知木與風相拒故常防其蠹隄與水相拒故常防其穴苟有國者惴惴然深閉固守日與姦相拒則為治者亦勞矣且彼未嘗察姦之所由生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豈有生而惡者哉物有以動之矣匹夫掉臂而行於道未有為盜之心也少焉見道旁之室珍貨溢目而藩拔級夷莫適為主然後寇攘之計始興未見是室則無是心既見是室則有是心是其為盜不出於心而出於室明矣齊公

生古來豪傑惑色亦皆自見上來呂公引喻常自人情說來故妙然是就防賊而立言耳至學者自修之道則曰非禮勿視

驟一字為鍊案商人亦噤口不能辨

生姦與防姦是篇

子商人殺其君舍而篡其國議者皆追咎昭公嫡庶不嚴使商人乘隙以騁亂吾獨謂商人未嘗乘昭公之隙而昭公實開商人之隙也向若昭公之時國勢上尊民志下定則雖有悍戾過商人者亦曷嘗有覬覦之念哉惟其賤正妃而叔姬無寵輕冢嗣而子舍無威邦本既搖商人始動其無君之心而驟施之計行矣施而謂之驟者見其昔未嘗施而今驟施也昔未施而今驟施是昔未嘗有此心而今始有之也商人本心無惡因昭公示之以利而動於惡然則篡弑之惡果生於商人耶果生於昭公耶尚論古人者當追咎昭公之生姦不當追勸昭公之防姦也物來攻

東坡先生左氏傳義

卷六

首自治名似而實非之分別東坡所謂聖人不特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意亦如此蓋自治字宜分內治外治而看

君主專權其責重大如此如此而欲常有賢主勝此任亦無理之事不若君民分權之公而

我我則防之自我致亂將何所防耶以水憂風則可以蠹憂風則不可以隄憂水則可以沼憂水則不可未有已招之而已防之也不思己之生姦而反尤姦之攻已有見於人而無見於己其用心果如何耶此自治之論名似而實非不可不深察也雖然天下固無元惡大憝發釁端於無釁之中者矣殆未可專責人君之開隙也曰人君以天下為一體萬物盈于天地間闔散盈虛往來起伏皆君心之發見也後世果真有性惡之人則君固不任其責矣惟惡不出於性而出於物故雖君未嘗親誘之苟為物所誘是亦君誘之也雖君未嘗親陷之苟為物所陷是亦君陷之

安也

左殺鬪克及公子燮初鬪克因于秦秦有般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商般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父成王襄公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父景公古今來人主亦孰不欲知人特因適

也將何地以逃其責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楚鬪克公子燮作亂文公十四年

理有常然而事有適然因適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智者不由也歷數天下之事出於常然者十之九出於適然者百之一以一廢百奚可哉父子天性也父不以嘗有商般而疑其子兄弟天倫也兄不以嘗有蔡霍而疑其弟相雖有莽而古今之廊廟未嘗無相將雖有卓而古今之邊閫未嘗無將苟持必不然之事而奪必然之理則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無須臾寧矣君人者固有常體操至公以格天下合此者升戾此者黜向此者擢犯此者刑初未嘗容心

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故其心焦然無寧反自招衰亂然則如何曰公公如之何曰定國憲取眾議是萬世不朽之公萬世不朽之安寧

與人日新即是公即是安寧
呂公本意論人主懲一時誤用人而猜疑畏怯更為小

於其間故有譴怒而無猜嫌有疎斥而無疑貳且見其惡投之嶺海暮見其善列之朝廷上無永廢之人下無自絕之志此固君人者之常體也險薄之徒乃謂已疎者不可再親已遠者不可再近一經擯辱即為仇怨如鬪克公子燮之於楚特以結秦成而功不酬求令尹而請不遂伺間投隙卒成大變况於罹投放竄殛之刑者乎故吾不廢之則已既廢則使不能復興可也吾不退之則已既退則使不能復進可也是說既行世主之心術始盡矣抑不知二子之變蓋出常理之外南嚮而治一日萬幾賞未直功爵未滿志者駢肩交蹠巧歷有所不能計苟皆如二子之為

人之所欺其心有憾於其時非為楚莊二子也

推下取喻是呂公妙處

莊王立子孔藩崇

將襲群舒使公子

燮與子儀守而伐

舒蓼二子作亂

子儀鬪克也

案金履祥曰楚莊

初年內有克燮之

變外有庸麋之難

而卒以霸禍患之

有益于人國如此

此理亦不可不知

則滔滔四顧孰非君之讐乎推而下之則嘗答之僕不可荷囊橐嘗叱之狗不可衛門闌也世寧有是理耶自古及今挈於鼎鑊起於礎質釋於囹圄任股肱心膂之寄閱大博碩震耀彝鼎者代不乏人盍條陳彙舉以開廣主意不當獨摘二子之亂敗其君恢然之度也二子之亂固不可以常理論彼楚莊命之居守待以不疑無負於二子而二子則負之無乃有君人之度乎是不然守國重事也非臨大節不可奪者莫能也令尹非可求之官而臣之有勞於國亦豈當如市人計物取直哉二子之浮淺躁露如是雖守一障猶難之况委之空宮而授之鑰乎吾見楚莊無君

明者不疑疑則生於不明不明而自惑故揣摩臆度如醉客之步暗徑

抑愚者痴人漠然不揣摩臆度者是則不足論也

左魯子叔姬妃齊

人之明而未見其全君人之度也信如是說則人君號為度有餘而明實不足者必將濟之以察歟曰是非兩物也道學不講蔽者遂謂恢厚純誠不足以御末世之變於是揣摩以鉤人之隱臆度以料人之情日求而日疎曾不知天理洞然本無不燭而吾乃揣摩以汨之臆度以撓之溷亂方寸使之舛錯其所以自智者乃所以自昏也揣摩臆度之私盡則是非美惡之理彰至明之地本在恢厚純誠中世俗乃捨之而競求於譎詐辯慧之際何異賈楚而屠燕哉爾欲察母厭昏爾欲巧母厭拙

單伯請子叔姬

文公十四年

季文子如晉

文公十五年

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昭公卒公子商人弑舍立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子叔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齊

齊人赦單伯歸子叔姬

文公十五年

前人未決之訟後人之責也前儒未判之疑後儒之責也吏職官府儒職簡牘官府有枉簡牘亦有枉辨今世之枉者屬之吏辨異世之枉者屬之儒人雖有去有來然同一官府也事雖有久有近然同一簡牘也吏不得以非己之時而卻其訟儒者亦豈以非己之時置其疑而不辨哉單伯為魯請子叔姬於齊左氏無異辭公羊穀梁兩家以為單伯淫於叔姬是以見執從左氏耶則單伯無毫髮之愆從公穀耶則單伯有邛山之惡此千載未斷之獄待後儒之閱實者也吾請以經為律以傳為案以同時之人為左驗平

人來歸子叔姬王
故也
吾請云云嚴然史
乘上大審院

歐陽修曰事出於
久遠而傳乎二說
則捨衆人而從君
子捨君子而從聖
人又曰學者寧捨
經而從傳不信孔
子而信三子甚哉
其惑也呂公意亦
如此

反。而昭雪之。今訴人之罪者，所訴之牒，其氏族爵位
鄉土猶不能知，則弗待訊鞠而知其為誣，單伯實周
臣，而公穀乃以為魯之大夫，周魯之辨，且復倒置，尚
未辨其為何國人，則所言之罪，豈足信乎？吾非據左
氏而指單伯為周臣也，公穀方與左氏訟，左氏之言
雖直焉，能折二家之口哉？吾之所以指單伯而為周
臣者，蓋以經知之，非以左氏知之。畿內諸侯見於經
者多矣，祭伯之來，凡伯之伐，毛伯之錫命，召伯之會
葬，考其書法，與單伯無少異，公穀何所據，而以彼為
周，以此為魯乎？自周之外，經未有書諸侯之臣為伯
者，猶舉內大夫以明之，翬挾柔溺，豹婞意如之類，不

文中前後所引皆
闕素讀本春秋檢
出容易故不注

口吻自歐陽春秋
論來更覺纒絕

氏而名者也，叔孫得臣，仲孫何忌之類，兼氏而名者
也，公子慶父，公弟叔肝之類，配親而名者也，仲遂叔
老，叔弓叔誼之類，配仲叔而名者也，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不書名者，獨季子來歸一語而已，曷嘗聞內大
夫不名而書伯者乎？公穀之誣瞭然矣，政使如公穀
之說，以單伯為魯大夫，則聖經不名而書伯，亦當如
季子之比，季友有討亂之略，有託孤之忠，以身為一
國之安危，故春秋不名以貴之，若單伯果魯大夫，聖
經不名而書伯，必有大功大善居季子之右，安得反
負淫齊之罪乎？負甚大之罪，而得甚美之褒，則何以
為孔子？何以為春秋？孔子是則公穀非，孔子非則公

東坡先生九

以下二辨更補上文據隙文氣豐鬱又自歐拔來

穀是持二說以詰二家雖秦儀代厲亦未必能置對也左公穀者曰單伯之列於經自請叔姬以前如逆王姬如伐宋如會鄆不絕於簡至請叔姬之後則載於策者有單子而無單伯庸詎知書伯者非魯書子者非周乎曰爵列升降各隨其時如滕前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滕也杞前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杞也是何足以病吾說哉或者又曰前古枉直未辨者何可勝數單伯之事特牛一毛倉一粟耳浩浩塵編子能盡發而細辨之乎曰人無故負冤更百世而莫能雪後之人又以為瑣屑而不足問是終天地而無伸眉之日矣推是心以涖官臨政則攬山積之文書對

自起首提來雙關闔關道勁透鉄

膚至之黎庶必將厭其叢脞漫不復經意抑不知我視之甚微彼視之甚重我視之甚緩彼視之甚急亦何愛頃刻之勞而使彼賚沒身之恨乎肄於聽於府執筆之際皆不可不思

宋華耦辭宴文公十五年

左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待天下云云王元

君子之立言待天下甚尊期天下甚重雖至奧至邈之理未嘗敢輕視天下逆料其不能知故識雖在一世之先而心嘗處一世之後是非推遜不伐而自託於謙退也降衷在天秉彝在民凡具耳目鼻口號為人者罔不備參贊化育之神經緯幽明之用吾其敢以淺心隘量大棄之於罷冗無能之地乎至於父母

東坡先生九

東坡先生... 卷六

美曰兩語已是左氏罪案

桓公二年宋華父督弑其君殤公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夫子自信又不輕人如此

之邦尤君子之所祇畏而不敢忽者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於一草一木猶嚴如是况於人乎。左氏世傳以為魯史則魯其父母之邦也其載華耦來聘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辭宴及繫之曰魯人以為敏左氏之意豈不以耦之辭令魯人之所誇而非君子之所貴乎。耦之言少知禮義者皆知賤之雖當時二三浮薄輩安相矜銜然曲阜龜蒙七百里之封寧無一人知其非者。今概稱魯人以為敏果哉左氏之論也。概稱魯人以為敏是謂魯空國無君子抑不思所謂魯人者誰非爾之黨友乎誰非爾之姻戚乎誰非爾之師長乎一出言而盡置黨友姻戚師長於庸鄙之域

證以夫子左氏汗浹背不啻也文章引證宜如此也

以下二答發明餘意同前篇

同生日本而互相輕者可以深省

倨傲暴慢之氣勃然可掬歸之以不孫不弟之名吾意左氏不能辭也。昔吾夫子亦嘗稱魯矣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夫子一言而待魯為君子左氏一言而待魯為小人人之心之不同如是哉魯一魯耳夫子以夫子之心觀之故見其可稱左氏以左氏之心觀之故見其可鄙所存易於內而所觀變於前也。或謂左氏之言魯人特蚩蚩之流耳至於閔達博雅之君子敢名之以魯人哉曰閔達博雅之君子其材雖出人千百等然履魯地啜魯泉服魯藥食魯粟苟不名之以魯人豈九夷八蠻之人乎一為君子而背鄉閭蔑名教不以魯人自命是外父兄而耻與同類也夫

東坡先生... 卷六

自我而推及彼四海亦兄弟豈可夜郎自大而輕人乎哉

左穆伯公孫敖之從己氏也生二子於莒穆伯卒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

豈君子之所敢安哉吾益見左氏之誤也雖然衆不可概言也本不可忘也左氏之失固不可復蹈也迺若十人之聚三家之市凡鄙汙下皆無足取斷之一言不亦可乎曰至理均賦先覺者為聖為賢未覺者為庸為鄙彼雖未覺然是理洋溢往來於眉睫步趨間屈伸俯仰無非動人悟物者吾方左酬右酢之不懈慢心何自而生人見吾與庸鄙接而不知吾常與天理接也終日與天理接敢輕乎哉

公孫敖二子文公十五年

物之移人者莫如權位仰視其冠昔鶡今貂俯視其服昔緼今貉飢視其食昔簞今鼎渴視其飲昔瓢今

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二子皆死于寇

危是孰使之然哉權位移之也其移有大者焉卑者可倨重者可使浮樸者可使華恪者可使慢其移又有大者焉貴者自處於尊未足駭使尊者反安於卑可駭也尊者反安於卑未足駭使貴者併忘其尊可駭也吾是以知權位之移者不特其人而又且及他人不特移當時而又且及後世居權位之間者可輕乎哉始公孫敖生穀與難而出奔復生二子于莒孟獻子實穀之子其視公孫敖則祖廟也其視在莒之二子則叔父季父也二子還魯傳稱孟獻子愛之聞于國及有戕伐之譖二子則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乃皆犯寇而死味二子

立為天子為國君
則伯叔父及兄皆
為之臣蓋當時侯
國卿大夫之家無
位於朝者皆臣之
而魯三家之僭雖
獻子亦不悟其非
也抑此事非一王
郡縣之世則未易
論也

展拓垂戒深矣

之言及視孟獻子若大父行自處於孺子之列左氏
從而載之亦忘二子之為叔父也獻子雖地居宗主
位列國卿然天屬尊卑要有常分愛而不敬固已非
禮二子見人爵之尊而忘天屬之重後人之載筆者
亦從而忘之權位之移人可畏哉本宗之親長幼高
下雖收圍阜隸甚贖而昏者猶能數之今一移於權
位卑者自視若尊尊者自視若卑繆亂舛錯不復能
記則他事遺落者可勝計乎父兄之所訓師友之所
詔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稚幼之所志壯大之所習
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邦國之所係朝廷之所紀其
廢忘者不知其幾也凡吾前日之所學所聞所講所

汨陳在洪範言乱
其陳列也

淺近之義又失之
不注意豈獨讀書
而已哉

左齊侯侵我西鄙
謂諸侯不能也遂
伐曹討其來朝也
季文子曰齊侯其
不免乎已則無禮
而討於有禮者曰

畫綦布派別羅列胸次皆坐聲利而汨陳之可不深
懼耶嗚呼孟獻子之沒至於今將二千祀矣其聲華
寵利蕩為太虛不可控搏焉有氣燄之能移人哉然
讀其書者習其章句安其訓誥尚有不悟二子之為
叔父獻子之為兄子者况於身處其時親當其地乃
欲卓然自覺於沉酣膠擾之中難矣哉

齊人侵我西鄙
文公十五年

言在此而觀在此者眾人之觀也言在此而觀在彼
者君子之觀也兩訟在庭甲操券契乙奉質劑聳牙
撐拒健吏閣筆不能下他日偶視故府之牘適聽道
路之言罅閱節解舉無遁情牘豈豫為此時設言豈

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甲是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非能在矣

史記叔孫通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

案論固正大矣然自事實上觀之後世取守判然其何以救之

特為此事發哉邈乎不相涉而其證甚的寥乎不相及其而其喻甚親吾知其說矣無心之言其言真無心之見其見定是故觀言有術略其專而察其旁堅白乎莊子有惠施鄧陵子求之惠鄧清淨乎求之老莊刑名乎求之申韓耕稼乎求之陳許規規然自局于簡冊之內而不敢騁君子謂之俗儒取守之論儒者之所爭而未有知其所以始者也自叔孫通陸賈之徒進說於時而逆取順守之說浸淫於天下後之人雖爭之強辯之疾終莫能泝其源而拔其根殆觀其專而不觀其旁之病也盜發於秦盜獲於吳眾人不知察之地可不少留意耶齊懿公伐曹入其郭季文子非之累數十言其辭

所謂故府贖近在左傳

似過反覆然前半篇意在觀法不如是文勢不足承首段

自人情上着筆故常言切而意明

雖不一大要皆為懿公發也吾讀其語至於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然後知秦漢取守之說其所從來遠矣文子之言本論伐曹偶及於取守寓意而非造意泛言而非立言從容游談忽不自知判取守為兩事吾是以知逆取順守之論濫觴於春秋而襄陵於秦漢也吾請置叔孫通陸賈之徒而獨與季文子辨取守一道也源涇而瀾渭根蘊而葉薰古無是論也取守之論其分於春秋之際乎吾於文子之言有見也百年禮法之家不幸而子弟欲敗其家猶必徘徊猶豫半出半入未敢奮然遽行其意彼其去禮法未遠其心猶有所畏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取以

又自人情描出文子語氣所謂聽道路之言之意

一結變然揭法律原理抑建成元吉得時則煬帝再出唐亦必為隋而如太宗則固不可然

是守以是未嘗斯須去禮前聖後聖相付甚嚴至於春秋列國正其隙方開之時故文子之言猶若有所憚者既曰以亂取矣以禮守矣復繼之曰猶懼不終一語開之一語閉之一語招之一語麾之前語方脫口而遽汲汲於自贖豈非取守之論方分而文子之心猶有所未安者耶時寢遠論寢廣至於隋唐之際所謂逆取順守弄文墨者往往道之晏然不疑若誤記以為六籍語者尚矣言哉此吾所以獨與文子辨而竊意取守之論起於春秋之時也唐太宗正緣此義手牋二昆臨朝而無愧色第貞觀之治前代鮮居其右者世俗遂謂文子之言猶信肱篋探囊而揖遜

則奈之何曰處之唯有君民同權而已君民同權必無此爭

左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棄人率百濮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棄與百

守之謂之工於守財則可謂之勇於改過則不可為盜者棄其所攘然後不謂之盜逆取者捨其所取然後不謂之逆安有身擁盜物而自名順守者乎吾是以知取守之無二道也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叛楚 文公十年

豐歎在人而不在天強弱在人而不在地歸豐歎于天閉口而俟死者也歸強弱於地束手而就亾者也 是故天時雖歎以人而豐地勢雖強以人而弱強弱豐歎之權係於人而已楚地跨南服威令行於諸侯自蚡冒以來羈百蠻以長繩而鞭箠之雖與台隸人莫不氣吞缺舌之君長歲小饑饉庸人率羣蠻而叛

濮謂我饑不能師
故伐我也若我出
師必懼而歸百濮
離居將各走其邑
誰暇謀人乃出師
旬有五日百濮乃
罷自廬以往振廩
同食次于句瀝使
廬戡黎侵庸庸人
囚于揚窓三宿而
逸師叔誅驕之七
遇皆北庸人不設
備楚子乘駟會師
于臨品子越子貝
分伐庸秦人巴人
羣蠻從楚遂滅庸

之正如蚊蚋僕緣何足介意而一國駭懼聚謀徙都
仰視庸濮豈如泰山之將歷慄慄危懼朝不謀夕當
是時楚國封疆豈削於前與賦豈減於舊哉特主謀
者弱雖封疆與賦之盛不能使之強也及為賈之言
一發大小老稚皆有奮心自廬以往振廩同食見氣
之盈而不見用之竭見師之飽而不見歲之饑潰蠻
滅庸四境如掃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為賈未謀
也則楚以強為弱為賈既謀也則楚以歎為豐無其
人則山川形勢地雖與之而不能全有其人則輝饋
糧餉天雖奪之而不能病人之權重矣哉或曰楚之
是役有廬戡黎之兵有子揚窗之謀有師叔之謀有

前極贊揚假或
問一抑更論發其
義文格雄傑
內有無數為賈而
不用外不啻沮奔
異參勃方且殺之
是南宋之勢也其
機唯在朝廷明決
呂公感慨可知已
又案此篇論為賈
或為李綱而發未
數句則公平生之
策

子越子貝之旅合眾智萃羣力用集大勛豈專為賈
之功歟曰至難回者天下之勢是勢一回則風驅雷
動雲飛川決雖雋僥戚施亦皆鳴劍抵掌赴功名之
會故回大勢號為天下之至難有張良以決鴻溝之
追則參勃信布之徒不可勝用也有邳彤以決河北
之留則弁異漢恂之徒不可勝用也天下患無張良
而不患無參勃信布天下患無邳彤而不患無弁異
漢恂當楚人策畫未定之際使無為賈之一言退自
竄於阪高之墟則雖有數子之智勇不過崎嶇草莽
間其有匹夫之決者不過先狗馬填溝壑耳賈也昌
言於庭抉楚國頽仆之勢而起之徧國中勃勃皆有

蘇軾先生正人轉議
卷之六
二十八

生意。淬戈礪刃。惟恐見敵之晚。雖無數子。豈無能辨此者乎。戰於外。鼓於中。籌於上。用力愈佚。受賞愈醲。昔之治兵。蓋未嘗無次第於其間也。

鄭子家為書告趙宣子

文公十七年

左晉侯合諸侯于扈。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注執訊通訊問之。官以告趙宣子曰。中略。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

井有餘潤。圃者不為之增畦。車有餘載。馭者不為之增橐。天下之理。惟厚於養而薄於求。然後可以相待。而至於無窮。先王之有天下也。分地分民。以建諸侯。圭焉而朝。鼎焉而食。輅焉而趨。奠焉而燕。臺其門。觀其闕。秋毫皆君賜也。雖且薦幣而暮奉籩。猶不足以答天地大德。而先王制為五服。六年一朝之典。夫豈欲佚諸侯而驕之哉。蓋在我者常欲有餘。在彼者常

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穆文熙曰。鄭人之言。婉而有理。中不盡之威。所以晉人屈服。呂公議論。不自心上。則自情上。斷之

欲不足。使諸侯養其忠。而不得盡展蓄其力。而不得盡施。此所以傳百世而無不軌不物之患也。晉於鄭。何益哉。嘗建置其社稷乎。未嘗也。嘗擁立其君長乎。未嘗也。雖時有涓滴之惠。然干戈相尋。德不償。怨彼其所。以龜塗著道。君臣相望於晉之郊者。豈得已哉。特畏其力焉耳。晉人猶不饜而多求於鄭。鄭不勝其求。移書以直之。晉人氣褫神奪。僕僕然行。成遣質。惟恐不及。以大國之尊。而下行小國之事。甘受屈辱。而不敢辭。蓋求之太甚。固有以招之也。周不能歲朝諸侯。而晉則能之。晉之拊循諸侯。過於周。則可。不然。則執訊之辱。不發於鄭。亦必發於他國也。過任之事。父

以道所以文有味

壞館襄公三十一年登埤昭公十八年爭承昭公三十一年問後同十九年駟偃之後勇法問貫以禮一字是子產秘方大之而歐米各國卜之而鄰里婢僕交際之要理總在此中

不能得之子無已之求君不能得之臣况俱號為諸侯者乎雖然晉楚俱大國也鄭介晉楚之間者也鄭之於晉其抗辭以對者蓋非一端如壞館登埤爭承問後之類行行然每不肯為晉下至於事楚則異是矣飭車而朝走幣而使惟恐少忤其意敢抗辭以對者殆無幾何其勇於晉而怯於楚乎曰晉中國也可告語者也楚蠻夷也不可告語者也鄭有晉憾猶敢訴焉至於楚則不敢訴而敢叛二者孰為得失哉以迹而論則楚恭而晉倨以心而論則晉親而楚疎人徒見鄭之君臣入楚之境貌恭心肅遂以為畏楚入晉之境辭費說煩遂以為慢晉抑不知為晉楚謀者

一轉冷然鏡花水月

左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謀弑懿公歸舍將而行注飲酒訖乃去言無可畏也我負人云云魏武帝語

寧受其畏乎寧受其慢乎必知所去取矣諫疏不至於朝訴牒不至於府晏然靖謐號為無事以晉楚之事格之無乃猶有可察者乎

邴歆閭職弑齊懿公

事有出於常情之外者非人之所不能及則必不能及人者也肘腋怨讐腹心仇敵曠懷大度高出於常情之外夫豈常人所及哉智不踰於常人而欲為非常人之事則必愚者也闇者也發褚以示盜者也決隄以俟溺者也跣足於雄虺之榛而裸身於餓虎之蹊者也至於姦雄凶猾之人每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睚眦之怨必削株拔根無噍類乃止彼豈不

東坡先生詩

卷六

東晉王敦及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

於無可論中摘出新意受題作文此術最不可缺

熱質入切莊子田子方篇熱然似非人注不動貌

知含洪光大為盛德事哉蓋思其上者慨然以為不可學至其下者輟然以為不足學也齊懿公奪閭職之妻別邴歆之父而復親近二人者與之狎昵卒屠其軀意者懿公豈不分菽麥者耶則戕君竊國機略初不在人後乃於人情易見之利害舛錯如此世未有知其說者抑不知懿公之事他人視之若不近人情而懿公實未嘗不用其情也彼懿公身為公族而弑其君於其父子親族之間亦已薄矣至於宗族殘忍驚暴熱然無情推己之情而謂人皆然此其所以日親歆職而不料其果於復讐也人怪懿公之不近人情而不知懿公之禍正坐以己之情而度人之情

劉宋太子劭殺其父文帝

此吾之吾結尾吾特之吾相對文自為兩截

商人商臣皆不及王莽階場抑亦其

也請以太子劭之事實之劭與弟濬俱謀逆潘妃者濬之母而劭之所欲殺也劭將殺其母而親其子疑若非人之情抑不知劭濬之情同於悖逆元嘉之變潘妃既戮而濬之附劭有加於前兄梟弟獍何其異軀而同情也商人之待歆職正如劭之待濬自謂人皆如己不復置疑此吾所以推懿公之禍正在於用情也吾攷傳之所載二子既戕懿公舍爵而行略無所憚而又竊有所感焉當懿公謀逆之時貸粟之際曲澤私德偽聲虛譽營邱之民奔走而歌舞之故能以支代宗而竊其國居位未幾以凶虐而殺其身向日之受其姑息者竟無一人仗戈以赴其急推刃之

東坡先生左傳傳義

卷六

亞歎

人緩步出郊，略無所憚。至於是，然後知區區之小惠，果不足恃也。齊懿公罪惡貫盈，本無足責。吾特表而出之，以為好行小惠者之戒。

襄仲殺惡及視，立宣公。文公十年

左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

天下之亂，無形者不可討。無志者不果。討無助者不能討。合是三無亂之所，以成也。匿機閉鍵，覆阱韜戈，城府高深，不見纖隙，是謂無形。視國傳舍，視君奕棋，小寇不訶，大寇不禦，是謂無志。胆壯形羸，志強勢弱，子然孤立，莫救危亡，是謂無助。發於彼者有形，立於我者有志。資於外者有助，亦何姦之不消，何難之不平哉！宜消而長，宜平而傾。此君子之所以深嗟而屢

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理之。馬矢之中，此機不可失，而非有膽略者不能濟。

其殺身亦經於溝瀆之類，不足取。呂公特憐其愚而取其心，假以戒當大事者。

歎也。叔仲惠伯之禍，吾嘗三復其事而悲之。惠伯受遺輔政，履危疑之朝，固當蚤警暮戒，大布耳目，翦荆棘於萌芽之始，殪虎兕於蠕動之初。雖深譎沈隱之謀，猶必鉤考而披抉之。况襄仲親以殺嫡立庶之計，顯語惠伯，不訊而承，不索而獲，是天發其姦，賜惠伯以討亂之機也。惠伯撫機不發，見亂之形，恬不為備。意者惠伯沈浮媵阿，無狗國之志歟？惡視之難，殺身就義，凜然不負，其意謂惠伯無狗國之志者，誣也。有狗國之志，而見逆國之形，是宜忠憤俱發，百舍一赴，如注坡馬，如縱壑魚，如解縉鷹，靡容畧刻之緩。顧乃束手待斃，噤無所為，殆惠伯困於無助，畏襄仲之多

此時齊侯為惠公元善避其弟懿公商人之禍讓之然亦不能討其凶逆則畢竟庸主故以新立受襄仲之請視其出如鷄豚任人宰割是亦一惠伯也已

助而不敢發也。襄仲所恃為助者，獨齊耳。出姜實齊女，而子惡齊之自出也。齊所以不顧其親而從其請者，特以襄仲專政，欲以親魯耳。惠伯若亟遣使於齊，援姻戚之義，明利害之數，以感動齊侯，則齊未必不翻然改計，蓋棄至親之甥，而即甚疎之人。齊必不為也。捨已立之君，而待將篡之賊，齊又不為也。墮救患之名，而取党姦之謗，齊又不為也。惠伯倘如前所陳，以曉齊侯，則齊知子惡有惠伯為之內主，又知襄仲不能專魯之權，則安肯捨此而助彼乎？襄仲既失齊助，則塊然几上肉耳。僑如倚晉傾魯，氣蓋一國。晉人朝侮而僑如夕走，惠伯誠能厚結齊權，以孤襄仲之

辭采奕奕射人

龜玉之毀論語季氏篇一筆點睛

左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

援。吾見臨菑之檀，未反而東門之室已虛矣。釋此不為，乃殞身阜棧，與草木同腐。此君子所以深為惠伯惜也。嗚呼，襄仲泄謀於人，在法當敗。公室連姻於齊，在法當親。惠伯可討不討，而使襄仲轉敗為成，可附不附，而使齊侯變親為怨。雖有區區之心，何救龜玉之毀乎？是以君子惡徒善。

季文子出莒僕文公十八年

魯道衰而權移於季氏，議者徒見其專權之禍，而不見其竊權之由。吾讀左氏書，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然後知季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權君之所司也，堂陞甚高，肩鑄甚嚴，操柄甚尊，豈人臣能一旦徒手而

東萊先生注左傳義 卷六 三十三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

奪其權哉必有隙焉然後能乘之必有名焉然後能假之必有術焉然後能攘之吾於莒僕之事未嘗不三歎文子之險且譎也宣公篡立大臣未附國人未信其權未有所屬此千載一時之大隙也以季文子之富強投其隙而攫取其權誰曰不克然取之太迫則君不安於上民不厭於下雖劫而留之其權終有時而還故因莒僕之事借其名闕其術嘿收一國之權於掌中而人不悟深矣哉文子之謀也莒僕殺君竊寶宣公不惟納之而又欲封之是固羣臣之所當爭也文子託去惡之名改君命而使司寇斥僕於境外以嘗試宣公意以謂君苟怒我耶則吾固可自附

竊寶玉云云文公十八年公薨襄仲殺太子惡及視而立宣公索仲即曰古今姦臣竊權莫不奉此為妙術伯恭胷中筆下固凜凜自具一春秋矣

於忠憤愛君之徒君苟聽我耶則魯之大柄自是歸我矣退不失譽進不失權君有從違我無增損其自為計乃如此自古之盜權者皆覬成而惡敗蓋成則受大福敗則蹈大禍未有如文子之計不幸不成猶不失蹇諤之稱者其為計可謂高出古人之右矣既而宣公果惑於史克之對終莫能詰一時上下皆為所眩君嘉其直人誦其忠而不知國柄已移於冥冥之中更千百載觀者猶以斥莒僕為文子之美莫有辨其為竊權之始者吁死諸葛可以走生仲達死姚崇可以算生張說孰謂既死之文子餘欺遺譎尚能欺千百載之後乎至其後世子孫取卞城費舞佾設

東坡先生集卷六 傳義 三十四

東坡先生左傳傳義

卷六

不中者也注撥緋也

歐陽修石曼卿墓表曼卿笑曰此得吾鹿也

文辭欺人者李斯王安石等代不乏其人而史克為之首

鷹鷂反擊史克粉

撥之類狠縱之跡若泥中之鬪獸蓋得文子之麤者也吾詳攷史克之對歷數莒僕之罪言雖指僕而意譏宣公宣公負篡弒之惡實魯之僕耳聞克之言其顛能無泚乎克內則陰中宣公之隱以脅之外則盛稱文子之功以誑之一脅一誑裨闔箱制真季氏徒也然克之辭浮麗夸靡學者或咀其華而忘其實吾請摘其妄以示之克首稱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罔敢失墜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烏雀也嗚呼行父尚記文仲之教乎前日襄仲之難嗣主受弒無禮於君孰大於是行父乃恬若不見者文仲之教何在也不鷹鷂於襄仲

盡

左文公十六年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十八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攻出武穆之族故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襄公十四年晉范鞅奔秦語曰欒黶

而鷹鷂於莒僕可憐哉克之繆妄不情若此類甚衆姑發其一以告學者使無惑焉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文公十八年 ○武穆之族

以曹師伐宋宣公三年

身後之愛憎可以驗身前之臧否聞其名而共慕之見其嗣而共恤之是人也必有遺愛在民者也聞其名而共詆之見其嗣而共疾之是人也必有遺釁在人者也故是非善惡之辨必至於子孫而後定以朱之淫而賓於虞以盈之材而亡於晉非尚論其先果何以致之哉宋昭公之無道也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衆叛親離而殞其身者人亾而虐不亾骨朽

東坡先生左傳傳義

卷六

三十五

汰虐已甚猶可以免。鷹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鷹之怨實章。禍將於是乎在。二十三年。晉殺盈。初代那波翁之抑制好戰。而盛說自主自由之佛民。至今思之弗措。萬國同情可知已。

不悔而身後尚然。况海及身前乎。天堂地獄倏忽變化。釋氏之重讎悔。有

而惡不朽。其平日之所踐歷。猶將削其迹而去之。况所謂子孫者。豈有措足之地乎。然武氏道昭公子而為亂。雖不克成。然餘殃流毒。更三四年而後息。使宋人果憾昭公。則眇然弱息焉。能搖民心。傾國勢。震盪謹動。一至於此。殆未有知其說者也。生而向死。而背者。世固嘗有是矣。曷嘗聞生則厭之。死則懷之者乎。彼昭公果何以得此於民哉。君天也。民之於君。固不可解於心者。昭公雖無道。然嘗託在君位矣。君民之間。蓋自有不膠漆而固者。前日之怨。豈民之本心哉。物有以迫之。鉄焉。鉞焉。則怨。折焉。楛焉。則怨。畋焉。游焉。則怨。臺焉。囿焉。則怨。至於身沒之後。鉄鉞弊。折

故也哉。此亦一君萬悽愴之感。人情自然不可已者。寫來楚楚動人。

武帝輪臺之詔。消前非而續漢運德。宗奉天之詔。泣三軍而復唐祚。甚矣哉。悔之能成大功也。而南宋有可興

楛朽。畋游。弛臺。囿荒。前日之怨。宵然空然。墮於渺茫。漫不見蹤跡。冰泮則水生。塵盡則鑑澈。怨去則思來。斯民始怵惻。悽慘。追惟疇昔君臣之義。見其遺嗣。惻怛興憐。故姦宄乘之。猶足疑誤羣聽。此真民之本心也。惜乎。怨在身前。思在身後。昭公親當今日之怨。而不及待他日之思。此其所以履危亡而莫救歟。當昭公將弒之際。徬徨四顧。無非讐敵。塗窮勢極。自赴阬阱。抑不知民心本未嘗忘昭公。特奪於殘虐而不暇思耳。使昭公奮發悔悟。改前之為。則民將移其身後之思於身。前向之鴟鵂。皆鸞鳳也。向之董葛。皆參朮也。向之礎質。皆几席也。向之讐敵。皆姻婭也。遷善之

之勢而無此悔呂
公之憤慨亦宜矣

左晉侯侈趙宣子
為政驟諫而不入
故不競於楚宋人
之弑昭公也晉荀
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宋又將為魯討
齊皆取賂而還鄭
穆公曰晉不足與
也遂受盟於楚

門翻手可闢適治之路舉足可登乃延頸待斃自謂
無策愚矣哉

晉不競於楚宣公元年

下流固惡之所歸也舉夏之惡皆歸桀舉商之惡皆
歸紂雖有龍逢比干之徒持一簣而障橫流終莫能
遏其歸也君子不幸而立暴君之朝蹙頞疾首坐視
其君為惡之所歸而不能遏則有之矣怙亂肆行推
惡於君忍以其君為歸惡之地者是誠何心哉晉靈
公之不君固眾惡之所歸也侈以敗國貪以失鄰皆
靈公之實惡而非所謂歸惡也吾獨怪荀林父當時
踴賢大夫伐宋之役亦取賂而還浸失鄭之助而成

揚之所以抑之一
頭喚下節妙

反詰銳利斷缺抑
林父亦方今所謂
利己主義者蓋曰
吾主死不遠不取
亦諸侯背叛寧取

楚之強意者迫於靈公之暴而不得騁耶則林父是
役秉鉞專征本非有所牽制也固宜指弑君之罪以
明大義於天下顧乃怵於小利遷延退却林父非不
自愛重者胡為而甘受貪怵之名也哉其心必謂靈
公之貪侈聞於天下吾雖受賂而還諸侯必以罪靈
公而不罪我幸有靈公以為歸惡之地固可借靈公
自解以逃異懦苟得之責此其所以取賂而無所憚
也不然則林父前嘗事襄公矣何為而不取賂耶後
嘗事成公矣何為而不取賂耶不前不後而獨取賂
於靈公之朝者蓋襄成之失德不聞於諸侯於是時
受賂則惡名必歸於己至於靈公則素負貪侈之名

而利吾國

法吏舞文巧識林父亦不能辨解

况字大揚而字忽轉陷之穽中死活在手引喻罵殺以不意二字漾蕩筆態如舞

宜林父得以嫁其惡也左氏載晉失諸侯不競於楚之由亦不過歸罪靈公之侈初無一言罪其臣果不出林父之所料則林父之為謀亦密矣嗚呼莊躋為盜於楚而楚之盜皆託之莊躋莊躋宜得此名者也己實為盜而歸莊躋以盜名者是亦一莊躋也靈公為惡於晉而晉之惡皆託之靈公靈公宜得此名者也己實為惡而歸靈公以惡名者是亦一靈公也况林父被服名教習知君臣之義而忍為此其惡殆甚於靈公矣鼯黮昏出鴟鴞夜啼乘闇妄動物多有之吾不意林父亦為此態也或曰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古之人固有自毀而分謗者安知林父之不為此耶

一君云云讀至此不覺大歎千百年歷史上免此誦者其諸幾許一喻近切每出不厭

左鄭伐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

曰謗可止而不可分分謗所以增謗也君有失猶望臣正之君有過猶望臣規之苟同君之惡自謂分謗上下相濟混然一體則復何望焉一君之侈縱民且告病諸臣又為侈縱以附益之民何以堪乎是其於謗不能分之使薄適以增之使多也一炬之火炎岡燎原鬱攸蓬勃或者乃分為數炬欲以殺火之勢有是理乎故曰分謗者所以增謗也

鄭人獲狂狡宣公二年

君子之與邪說辨也不得已也喬宇龜瑣一世皆傾辨之則吾道存不辨則吾道喪此其勢不得不與之辨也世皆知其非而吾猶辨焉是不得已而不得已也然

違命宜其為禽也
戎昭果毅以聽之
之謂禮殺敵為果
致果為毅易之戮
也
商字菟頭荀子非
十二子篇欺惑愚
衆商字菟頭注商
與譎同字大也菟
狂險之行瑣姦細
之行

天下之患每自不辨始一粟在地有時而生一說在
世有時而行彼其說雖淺謬狂僻夫人皆知其非然
要有是說存於世今日棄之安知他日無取之者乎
今日鄙之安知他日無慕之者乎君子徒見始之人
不彼信也遂不復置之齒頰間抑不知是說在世自
根而芽自芽而葉浸長浸興日以滋大百年之外數
傳之餘終必誤人而後止吾是以知邪說果不可使
有也宋襄公持不重傷不擒二毛之說以敗於泓舉
國皆咎之其說不足以移人可知矣襄糧坐甲固敵
是求非我殺彼則彼殺我當是之時反欲縱敵以為
仁其迂暗至此尚足與之辨乎况國人皆知咎公必

以狂狡為學襄公
恐附會屬病襄公
其學誰而然也是
蓋假題不得其宜
者

文意得一喻而疎
通甚矣哉譬喻之
不可以已也
僖公三十年注昌
歎昌蒲菹也韓愈

無肯蹈其覆轍者是襄公之說適以自誤而不足以
誤人固君子之所不必辨也三四世之後乃有狂狡
者生長於宋聞襄公之風而悅之大棘之役與鄭人
戰不忍鄭人之入於井倒戟而出之反為鄭人所獲
祖襄公之餘論自取俘虜然則襄公之說近不能移
當時之國人遠乃能誤後世之狂狡是知邪說不足
以惑當時者未必不能惑後世君子之與邪說辨其
可以當時之從違為斷乎凡天地之間有是物必有
嗜之者有是說必有從之者動人之物不必真動人
之說不必異昌歎羊棗品凡味劣更千百年未嘗得
俎豆於相梨橘柚之間忽有嗜之者至終身不能忘

送無本詩無殊皆
昌歎孟子曾皆皆
羊棗

人心皆正則何患
邪說邪說與人心
之不正競起爭出
呂公談何容易所
恃則人心之別是

異端邪說之在天下固有鄙陋乖誤不足以欺愚眩
衆者然安知世無偏好獨嚮若狂狡之於宋襄乎吾
是以益知異端邪說果不可存於世也自道術既裂
異端邪說起如蠅毛所聞者可得而攻所不聞者烏
乎而攻之所見者可得而攻所不見者烏乎而攻之
今欲禽獮草芟使無一說之存於世難矣哉曰是不
難其本在正人心而已孟軻氏出與諸子辨獨痛舉
楊墨一一家以例其餘同時如列禦寇莊周者未嘗
問也同時如申不害商鞅者未嘗問也同時如鄒衍
公孫龍者未嘗問也孟氏豈縱敵為吾道累哉蓋人
心一正則詖淫邪遁之辭殲蕩無遺固不待歷詆而

非者畢竟不滅而
物理亦漸明而已

左將戰華元殺羊
食士其御羊斟不
與及戰曰疇昔之
羊子為政今日之
事我為政與入鄭
師故敗華元逃歸
見叔牂曰子之馬
然也對曰非馬也
其人也既合而來
奔
叔牂羊斟也合
猶答也

偏攻之也一日既升羣陰皆伏一雨既浹羣槁皆濡
牖牖而燭之畦畦而溉之則天之為天也蓋勞

鄭伐宋囚華元 宣公二年

天下之情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不可不察也
子弟與鄉人皆在席觴酒豆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
豈人情固厚於疎而薄於親乎蓋疎則相責故不可
不與親則相恕故可以不與其待鄉人物至而情不
至所謂厚之而薄者也其待子弟物不至而情至所
謂薄之而厚者也凡人情相與至於無間則用之不
擇置之不愠予之不辭奪之不怨曠然相期於形骸
之外夫豈以薄物細故而遽為向背哉華元殺羊食

魏禧曰觀華元之羊羹趙盾之簞食知恩怨之於人甚也中山君亦以羊羹失國以壺飧免死而顧榮陰鏗皆以分炙獲免於難忽微賤而不恤饑寒驕蹇自奉者可不整哉

王元美曰立意温厚吐辭侃侃描元意中責對愈疾姿態橫生如望巒嶂於雲中

士而其御羊斟不與人皆以為待羊斟之薄吾獨以為待羊斟之厚焉元之意豈不以斟為吾御幾年矣左執鞭右奉轡且則偕出暮則偕入險阻寒暑升降驟馳無不與吾俱相悉已深相信已熟今日饗士吾肘腋同體之人豈計一杯羹以為輕重姑及疎者遠者可也羊雖不及然親厚之意固已踰百牢而豐五鼎矣斟不知享其意而徒欲享其食念戾勃興驅車趨敵投華元於死地覆喪師徒而不顧元待之以君子之心斟報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元乃負國也議者或謂元御下寡恩以起羊斟之怒吾觀元之為人樂易慈祥之氣温然可挹其免於囚虜而歸再與斟

以英雄待豪傑之術施之非其人是元磊落之失然逃歸不罪以鎮人心則又高矣孫月峰曰掉轉最靈華元蓋俊敏踈脫之人故能有功又能有敗

左晉趙盾侵鄭楚聞椒救鄭曰能欲

遇猶慰解勉勞若恐傷其意者下至隸役之嘲譙亦逡巡退避而不校則元豈寡恩者哉元尚能恕斟於既為變之後乃不能撫斟於未交兵之前無是理也此吾所以論元之待斟蓋厚而非薄也然元亦不能無罪焉日與斟周旋不知其肺腑猶以君子待之一罪也簞食豆羹見於色之人乃與共載託於死生二罪也情意未孚而遽忘彼我以示無間三罪也明不足以燭姦誠不足以動物何適而不逢禍哉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

晉趙盾侵鄭宣公二年楚滅若敖氏宣公四年物以順至者必以逆觀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

諸侯而惡其難乎
遂次於鄭以待晉
師趙盾曰彼宗競
於楚殆將斃矣姑
益其疾乃去之四
年椒將攻王七月
楚子與若敖氏戰
於臯澣遂滅若敖
氏
劍楯戈戟云云茅
鹿門曰妙喻使人
惕然知戒有用之
文也
黃之案曰順逆是
一篇主意故步步
轉顧

順劍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
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攻游每足以殞
人之軀久矣夫順之生禍也物方順吾意而吾又以
順觀之則見其吉而不見其凶溺心縱慾蓋有陷於
死而不悟者矣至於拔足紛華寓目昭曠彼以順
至我以逆觀停筋於大嚼之時覆觴於劇飲之際惟
天下之至明者能之鬪椒汰侈於楚帥兵救鄭晉趙
盾乃退師示怯以順適其意而益其疾椒也遂謂趙
盾真畏己者憑恃其強肆為悖逆親集矢於其君之
車以覆其宗盾投之以順而椒不觀之以逆殆非盾
之能誤椒蓋椒之不能察盾也然盾之為謀於難察

順境易乘逆境易
挫唯乘焉故常陷
於理不當然而然
之中唯挫焉故亦
常退於理不當然
而然之中男兒此
際忍耐勇決然後
可能有為

之中猶有可察者焉豪奴悍婢嚙頑狼戾闔室之人
皆畏避之出而詈市人則必奮臂與之鬪蓋其威行
於家而不行於市此殆易曉也椒之跋扈楚人素畏
之爾一出楚境與敵國遇則相視猶道路之人何為
遽下之哉趙盾卷旆改轅未戰而卻逡巡若有所懼
者此理之不当然也理不当然而然其必有所以然
矣椒於此曷不深致其觀乎謂晉封略不如楚則否
謂晉謀臣不如楚則否謂晉甲兵不如楚則否反覆
推考莫知其端是殆養我而納之於禍也牛羊犬豕
醉於豢養身日臃而死日近椒趾方顛圓靈而為人
乃坐受仇敵之豢養侈增貫盈自赴刀刃亦愚矣向

焦澹園曰文氣渾融不愧儒者

鼓舞作興琤然玉鳴

左晉靈公不君中
墨趙盾士季將諫

使椒獨肆其侈不遇趙盾以養其惡豈遠至於此極乎曰意在於善凡所遇者皆養吾善之物也意在於惡凡所遇者皆養吾惡之物也豈必遇趙盾之設謀然後能養其惡哉一雨露也一寒暑也梧櫝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造物者曷嘗有心厚梧櫝之材而稔荆棘之毒歟咸其自養而未有養之者也椒苟意於善盾雖示弱而養其惡未必不逆觀其詐悚然微懼而改過之門矣盾本將以養其惡椒反資以養其善殆惟恐遇盾之不蚤也

晉靈公不君
宣公二年

天下之亂常基於微而成於著知微者謂之君子知

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誓首而對曰云云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覺退數而言曰不忌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晉侯

著者謂之衆人黍離之嘆雖與台牧圉共悲之至若見銅駝荆棘於全盛之時則非知幾者莫能也晉靈公暴戾凶虐觴趙盾而伏甲攻焉人莫不以為駭君臣非敵國也殿陛非戰場也長戈大戟不用之於邊陲而用之於宴席弁冕毀裂俎豆搶攘是非可駭之尤者乎抑不知靈公素與爭臣為敵彼其殿陛之間化為戰場亦已久矣特其迹未著人不能深察耳靈公失政之初固已外其臣而讐敵遇之竊取用兵之謀而為拒諫之計隨會將入諫屢進而屢不視是制之以靜者也深溝高壘以待敵者也其在兵法名曰形隨會將進說迎為悔過以塞其口是示之以弱者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

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彌明扶以下公喉夫蔡焉明搏而殺之靈輒為公介倒戰以禦公徒遂亡

以上一意以下列一意而為盾謀者云云一節為其樞紐文上下分兩意者宜如此

也甘言卑辭以誘敵者也其在兵法名曰聲形之而不能禦聲之而不能動兵法既窮則直搏戰而已此趙盾繼諫於隨會之後所以幽有鉏麇之賊明有蔡之舉也心攻不下始以力攻心戰不勝始以力戰人見其既動干戈方矍然駭懼自識者觀之則靈公肺肝之內念念舉兵樽俎之上日日流血方臣主相際都俞吁咈之時固已使之寒心矣盾也不知其君以讐敵遇己尚饒饒進說不止迄致伏甲之變何其見之晚也為盾謀者將奈何曰二國相怨一使可和二壘相持一騎可解豈有讐敵尚可通而君臣終不可通者乎情睽則君門萬里情通則萬里君門其相

鉏麇朴直可動如靈公之虐雖孔子必不能動定哀李季既如彼况靈公乎大臣當此時不能為伊霍則有去而已呂公此論姑就其常而說大臣

去一間耳君臣固有復通之理彼靈公之無道殆未易以常法論詎可責盾以必通哉是又不然靈公與盾本君臣特以疑阻而視之若讐敵耳若鉏麇與盾風馬牛不相及操刃而來是乃真讐敵也其入門伺隙之際豈復有善意哉一見其盛服假寐形神俱肅戢毒蠲忿寧斃其軀而不敢損盾之毫芒誠敬之動人也如是讐敵之真者猶可孚格况素號君臣暫為讐敵者乎使盾保養此敬立朝之際常如將朝之時未必靈公之意不回也平旦之氣真粹清明如水未波如空未雲如玉未彫如琴未鼓當盾盛服將朝之頃此時此境前追唐虞於既往後借洙泗於方來豈

之德可知此且示誠敬感格之理耳

光明正大之氣象說得如畫主意全在此而非名儒不能言讀者宜反覆

經曰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鼻傳曰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

復春秋爭奪之世哉惜其出與物接機械橫生上不能救主失下不能免惡名視平旦真粹清明之地駟奔電逝而不可還矣雖然春敷秋槁者衆木之性也旦存晝亡者衆人之氣也喬松巨柏貫四時而柯葉不改其視春秋何有氣之得其養者昏晨晡映混混同流亦安得旦晝之辨哉故出乎木之類者無春秋出乎人之類者無旦晝

晉趙穿弑靈公宣公二年許悼公飲太子止藥卒

昭公十年

手有高下故委輕重於權目有憎愛故委妍媸於鏡心有偏黨故委是非於聖人天下之所以歸誠委已

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惟聖人之聽何也至公而可以裁天下之不公也至平而可以揆天下之不平也至正而可以服天下之不正也中天下而立並受萬世是非之訟天高海澄衆理自見不為顏閔而損毫髮之過不為跖蹻而增錙銖之惡苟持衡不定軒輊靡常則何以爲萬世公議之主哉左氏載趙盾之弑君託爲仲尼之言曰爲法受惡吾竊意非仲尼之言也盾果有惡豈容其辭盾果無惡豈容其受操賞罰之柄者但當核其有無耳豈論辭受之地哉今言爲法受惡是盾本無弑君之惡作史者爲法而強加之盾亦爲法而勉受之耳寧有聖人肯許秉筆者輒加之以惡乎聖人果許秉

經曰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曰夏許悼公

卷六

四十五

癸亥五月戊辰飲大
子止之藥卒大子
奔晉書曰弑其君
君子曰盡心力以
事君舍藥物可也

歐陽修既有名篇
不可及則固矣然
此篇亦歐論外自
有發明不可廢也
已

筆者加人以惡則萬世是非之衡至是而撓矣法為
罪設者也無疾則無方無罪則無法若謂盾非弑君
特為法而受惡則罪與法豈兩物耶自斯言既出而
趙盾之事始為後世所疑矣盾之弑君本無可疑靈
公之殞雖假手於趙穿然桃園之難不作於盾未出
奔之前而作於盾方出奔之後盾身朝出穿變夕興
盾若不奔穿亦不弑是弑君之由實起於盾穿特為
盾役耳使穿專弑君之謀則事捷之後當席其威而
竊國家何有於一匹大夫復推之秉大柄乎則穿之
弑為盾而不為己明矣盾聞君弑而亟反不惟不能
討穿又遣迎新君以固其寵是德其為己用而陰報

補歐論所不及口
吻巉絕與歐逼似

歐據經直斷其大
體此更酌量審決
盡其情實

之也卒為將犯陣及其成功必曰將破敵而不曰卒
破敵奴為主推及其論罪必曰主殺人而不曰奴
殺人穿既為盾弑君盾雖欲辭弑君之名得乎既不
可辭何名為受董狐書之仲尼因之皆以正法而治
盾之實惡不聞有所謂為法受惡者也後世誤信左
氏遂以為真仲尼之言迺謂聖人之筆固有名誅而
實貸文抑而意揚者沿及許世子止之事亦意以其
非親弑附之於為法受惡之義抑不知殺人之情有
謀有故有戲有誤謂之殺則同也殺人之具有刃有
挺有醪有藥謂之殺亦同也世有誤以藥殺人者等
之於戕劫屠剝輩刑辟輕重固有間矣然不謂之殺

東坡先生九

卷六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

卷六

楚商臣弑成王
公元年蔡世子般
弑景公襄公三十
八年

此亦即歐論申明
其理

人則不可許止誤進藥不幸而殺其君雖視商臣蔡
般之惡相去不啻千萬至於弑君之名安得而不與
之同乎書其弑君蓋法所當然亦非所謂為法受惡
也左氏託為仲尼之言誤後世如此抑其間又有甚
純漏者益知其非聖人之語焉董狐責盾之兩言深
中其肝膈之隱所謂止不出竟者蓋責其遷延宿留
潛有所待以為與謀之證耳曷嘗謂在竟內則有罪
在竟外則無罪乎左氏不達狐之意復託仲尼之言
曰惜也越竟乃免審如是則後有姦臣賊子如盾者
逆謀既定從近闕出候於竟外聞事克而徐歸遂可
脫弑逆之名矣是為姦臣賊子畫逃罪之策也夫豈

聖人語耶

晉成公為公族宣公二年

左初驪姬之亂詛
無畜羣公子自是
晉無公族及成公
即位乃宦卿之適
子而為之田以為
公族又宦其餘子
亦為餘子其庶子
為公行晉於是
有公族餘子公行

興於治而廢於亂法之良者也興於亂而廢於治法
之弊者也帝辛以暴侈毒天下炮烙剝剔之刑鉅橋
鹿臺之賦叢然並起武王既事牧野首反商政還成
湯太甲武丁之彝典於一日間向者淫虐之法悉芟
悉鋤本拔源塞曷嘗深毒遺害以誘後之人哉至於
成康之世雖欲除弊固已無弊之可除矣後世有弊
之可除必前世除弊之未盡其美在後其責在前吾
見惠帝除挾書之律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儒術也吾
見文帝除誹謗之令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忠言也高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

卷六

此篇前論理後說
題截然而開後世
云云四句分明蝶
錢

帝伐秦雖日不暇給他事縱未能盡革至於儒術之
發忠言之壅寧忍坐視沒身而不問乎幸而惠文刑
除其弊使亦如高帝之不問則終四百年之業名漢
而實秦矣後世因惠文之得而知高帝之失吾亦因
晉成之舉而知文公之闕焉晉自驪姬之難詎無畜
羣公子晉於是乎無公族至成公踐阼而始復之由
成公上距驪姬之世所歷者幾君矣先文公而作者
如惠如懷蓋不足責也後文公而繼者如襄如靈亦
不足責也獨文公名列五霸號稱明君身受春秋賢
者之責乃循驪姬之約宗族離析曾不知恤豈可舍
此而他責乎况驪姬之難文公嘗親被之矣其所以

樓閣層層精永動
人

卓陶護淳叙九族
秦商鞅開阡陌破
井田之法漢武帝
時盛推塩鉄唐貞
元九年塩鉄使張
滂奏稅茶茶稅自
此始五代梁時劉
守光僭竊燕地周
德威攻取契丹乘

顛頓奔走適狄適衛適齊適曹適鄭適楚齒髮老於
道路者正坐驪姬之詛也幸而反國正位蓋懲創是
禍轉思公子公姓散在邊裔多歷歲時豈無駭懼危
慄如吾之斬祛者乎豈無空乏餓憊如吾之乞食者
乎豈無慢侮陵辱如吾之觀浴者乎以吾身前日之
困悴度他人今日之艱勤是宜亟發號令鳩集撫摩
以盡惇叙之義顧乃急於功利不暇更革時異事改
雖其諸子如樂在陳雍在秦俱未免流離之患再三
傳之後始克正之吾是以爲文公恨也天下之弊法
固有經千百年而不能廢者矣衛鞅之阡陌也漢武
之鹽鐵也張滂之稅茗也劉守光之沮兵也是雖知

間據營平遂至石
敬塘割與幽燕十
六州

左楚子至於雒觀
兵於周疆定王使
王孫滿勞楚子楚
子問鼎之大小輕
重焉對曰在德不
在鼎中豎成王定
鼎於郊鄆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天所
命也周德雖衰天
命未改鼎之輕重
未可問也

丘瓊山曰初讀疑
迂疑酷似覺不近
人情然徐擘之則
真儒治國規模已
悠然言外矣

南宋則狃寇難而
恃王倫輩之欺詐
呂公感慨可知
王聖俞口曲盡周
家弱景
驪苑犬戎攻幽王
王舉火驪山諸侯
不至屬王流于雍
大雅板蕩二篇皆
刺其亂改玉改步

其弊然或掣其前或牽其後未易以朝夕去至若公
族之制復何所齟齬哉令出堂陛而法成有司矣文
公之猶豫不變果何意也善為文公辭者吾將問之

楚子問鼎 宣公三年

一夫而抗強敵一言而排大難此眾人之所喜而識
者之所憂也楚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陳師鞠旅觀
兵周郊問九鼎之輕重其勢岌若岱華嵩岳將覆而
未歷王孫滿獨善為說辭引天援神折其狂僭使楚
人卷甲韜戈逡巡自郤文昭武穆鐘簴不移灑水雒
都城闕無改其再造周室之功實在社稷是固眾人
之所同喜也夫何憂憂之云者非憂其一時之功也

喜在今日而憂在他日也天下之禍不可狃而幸不
可恃問鼎大變也國幾亡而祀幾絕王孫滿持辯口
以禦之所以楚子退聽者亦幸焉耳周人遂以為強
楚之凶啖如是尚畏吾之文告而不敢前異時復有
跳梁畿甸者正煩一辯士足矣是狃寇難為常而真
以三寸舌為可恃也由東遷以來周之君臣上恬下
嬉奄奄略無立志身不見驪苑之釁口不誦板蕩之
詩玩於宴安浸以媮墮君子猶意倘遇禍變庶幾儆
懼改前之為今三代所傳之大寶鎮器蠻夷跋扈乃
敢睥睨蕩搖欲以腥膻汚漫之侈然有改玉改步之
意禍變孰大於此使王公卿士怵惕祇畏懷覆亡之

東坡先生左氏博論

字出定公五年傳禮記玉藻所載君大夫士之步式及佩玉俱有別是也汪伯玉曰豈獨周室如此列國皆然表世形狀如畫是呂公當時所目見噫

九九八十一一鼎用九萬人見戰國策周策魏禧曰王孫滿辭義典嚴楚隱窺之而滿顯折之固是

虞則后稷公劉之業猶有望也適王孫滿之說偶行其君臣相與高枕遂謂吾舌尚存寇至何畏徂其禍而恃其幸開之者非滿歟自是之後相襲成俗問其治國則先文華而後德政問其禦寇則先辯說而後甲兵問其撫邦則先酬對而後信義內觀其實日薄日積外觀其辭日新日巧典冊絢麗尚如在成康之間形勢陵遲固已若夏商之季矣下逮戰國吞噬之際猶用滿之餘策虛張九九八十一萬之數以譎齊左欺右紿自矜得計一旦秦兵東出辯不能屈說不能下緩頰長喙噤無所施稽首歸罪甘為俘虜始知浮語虛辭果有時而不可恃也晚矣哉人有疾病者

辭令一道案呂公論駁蓋亦有感於當時不務實力徒以辭姑息一時而發耳

左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公子公怒而弗與也子公怒深指於鼻嘗之而

偶得刀匕之劑而獲廖乃憑藉餘劑酣縱跌蕩以自投死地是愈之於先所以殺之於後也故吾嘗謂王孫滿卻楚之功不足償其怠周之罪

鄭公子宋公子歸生弒靈公宣公四年鄭討幽公

之亂宣公十年

養生之與養心其同術而異效乎一息之差一啜之誤是其為病朝作而夕瘳者也養生者兢兢而畏之者非畏是病也畏其相之者也寒止於寒夫何足畏然自是而相之安知其不為瘵為瘵為瘵乎熱止於熱夫何足畏然自是而相之安知其不為躁為渴為疽為瘍乎當其相之雖名醫不能前料其所往

出公怒欲殺子公
子公與子家謀先
子家曰畜老猶憚
殺之而況君乎反
譖子家子家懼而
從之夏弑靈公十
年子家卒鄭人討
幽公之亂斲子家
之棺而逐其族
子公宋也子家
歸生也

文言傳曰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

養生者其敢不謹其始哉養心亦猶是也喜怒哀樂
稍失其正以邪傳邪轉而相之合散起伏出沒低昂
千態萬狀莫知所終善養心者所以戒傲恐懼閑邪
存誠不敢毫釐失正畏此故也鄭公子宋見宰夫解
黿以指動之驗顧公子歸生而笑是特相與為戲耳
戲止於戲不過抵朝儀不肅之罰其為愆也微矣然
是心一失其正轉而相之因公子宋之戲而召靈公
之戲獨不與食以謬其指動之占宋乃勃然愠怒深
指於鼎嘗之而出此其心之一變也是心又轉而相
之因公子宋之怒而召靈公之怒忿其傲狠將以為
大戮宋乃恐懼與公子歸生謀行弑逆為歸生所拒

由來者漸矣由辨
之不早辨也余又
聞之佛國法律學
士凡犯罪之生有
四層第一發意第
二決心第三謀備
第四施行此篇三
變之說又即實事
而推之三說參考
善惡之機所以可
慎微惕厲者明矣
魏禧曰歸生陽與
之盟使子公定其
書就盟所誅之以
其書見於君而自
請專殺之罪其可

此其心之再變也是心又轉而相之因公子歸生之
拒而生公子宋之謀反譖歸生於靈公以脅之歸生
果墮其計懼禍之及卒相與共弑靈公此其心之三
變也宋與歸生始相與戲豈自意其禍之至此極哉
一笑之失誰能免此蓋公卿輿隸人人犯之而官府
家庭日日有是也寧知是心三變之後竟陷大逆乎
吾不特為往者懼竊為來者懼也雖然水流於下而
止於高火傳於燥而止於濕宋也歸生也靈公也三
人之中苟有一人者善養其心情性素治則向來惡
念必有所止而不能逞矣宋與歸生之竊笑靈公苟
知君臣不可相與為謔則其禍必止靈公之不與宋

矣。子家以君與畜比為等級，其人可知。所以致子公之謀，且此大惡也。一發口則疑怪橫生，聽者義形於色。之所能止哉。然三人三收文則可。

左楚滅若教氏，令尹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

食苟知區區口腹不足，累吾心，則其禍亦止。宋之指靈公苟稱罪薄，謹不至欲殺之，則其禍亦止。宋之謀弒歸生苟義形於色，亟正其辭，則其禍亦止。不幸三人者，情性俱不治，以亂遇亂，互相激發，斯其所以同蹈於大禍也。夫豈專一人之尤耶？

楚箴尹克黃不棄君命宣公四年

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此吾儒之本指也。自謀利計功之說行，雖古人之事，峻厲卓絕，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莫不以是心量之。其為害豈淺鮮哉！楚之滅若教氏也，箴尹克黃實其族裔，適出使於齊，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

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智識高，則智識所不能達，乃以猜忌待之。故豪傑多猜忌，猜忌有大弊，苟讀書議論者，不可不熟思也。

策無先於此者矣。伍員在外，聞伍奢之囚，奔吳而免。李廣利在外，聞李氏之獄，降胡而生。與箴尹之事，正相類也。箴尹獨以君命為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於義命，一視死生者，豈遽能辨此乎？謀利計功者，猶曰：『死地乃生地也。』若教既滅，歸則死，而逃則生，人之所共知也。犯死以復君命，君必以為輕其死而重吾命，殆將赦之，以勸事君者。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吾固知死地之為生地也。嗚呼！是說也，乃謀利計功者之心也。人如箴尹，尚可以汝之鼠肝蛙腹，斟量之乎？箴尹之言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由其言以觀其心，明粹端直，固可對越。

王元美曰、心聲不可掩、二語大得觀人之法、

唐荆川曰、原箴尹之心、何等公平坦易、固知他篇之深文、苛辭、特誅小人之漏網也、

茅鹿門曰、到此方點睛、構法最辣、最老、

在天而無愧、使有一毫覲幸之心、間之、則心聲所發、必有不可掩者矣、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己、知就義而不知就生、雖不免於司敗之戮、必以死得其所為、幸、固瞑目而無憾也、豈預期楚子之宥哉、死與不死、在箴尹本無加損、向若借箴尹一身之死、以塞萬世謀利計功者之口、身雖沒而道則彰矣、今適會楚子之寬宥、箴尹之心、有如白水、固不待辨、彼紛紛謀利計功之徒、以己度箴尹者、殆深可憐也、吾又嘗深求其故矣、楚子之宥箴尹也、非嘉其復命也、蓋思子文之治楚也、憫子文之無後也、箴尹非子文之後耶、雖復命、猶將殺之、箴尹果子文之後耶、雖在國、猶將生

之、是箴尹之死生、繫於為子文、後與不為子文、後、初不繫於復命、與不復命也、然則箴尹之歸死、豈求生之計耶、吾故發之、以折謀利計功者之說、

赤狄伐晉圍懷宣公六年 ○晉敗赤狄滅潞宣公十五年

左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十五年、晉侯將伐赤狄、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僞、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僞才雖多、何補焉、

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譽共兜者、必非信、朋跖躄者、必非廉、入許史者、必非正、屠袁劉者、必非忠、見其事、則其心固可不問而知也、事非心是、理所無、有天下、亦有事、是而心非者乎、曰、有、赤狄伐晉圍懷之際、勢方強也、晉侯欲犯其強、荀林父欲待其衰、林父之策、是也、赤狄鄆舒殺伯姬之際、惡已暴也、晉大夫欲縱其暴、伯宗欲討其罪、伯宗之策、是也、人觀其前、莫不

中略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不可乎云云

俘股書古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王云云

王元美曰兩着嗚呼是誠何心感慨嘆息中揭出聖賢

非晉侯而是荀林父人觀其後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孰知二子策雖是而心則非乎圍懷之役林父堅忍以待其衰非怠也非怯也是固理之正也避邠卜岐雖聖賢亦有所以屈信林父何媿焉事雖無媿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嗚呼是誠何心哉鄆舒之事伯宗奮厲欲討其罪非狂也非輕也是亦理之正也征葛俘股雖聖賢亦有所以誅伐伯宗何媿焉事雖無媿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聞君子成人之美矣未聞成人之惡也聞君子懼人之亂矣未聞懼人之

正意起首反擊發主意固其常法承之而林父伯宗分別審理然後合斷其罪其聞君子云云便法家引律文者文理明快尤為初學之玉條

心字自起徹結如索之貫錢一結使讀者怡然展眉

左鄭公子曼滿與

治也。今林父則養人之惡。惟恐其不盈。伯宗則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處心積慮。可謂忍矣。此吾所謂事是而心非者也。論者安可信其事而略其心哉。人苟心不在於善。凡所遇之事。曲固曲也。直亦曲也。邪固邪也。正亦邪也。董仲舒公孫弘同事武帝矣。仲舒治春秋。弘亦治春秋。世皆內仲舒而外弘。何邪。劉向谷永同事成帝矣。劉向奏諫疏。谷永亦奏諫疏。世皆右向而左永。何耶。弘之春秋。人之所以喜攻之者。心累其書也。永之諫疏。人之所以羞道之者。心累其言也。井辱秣陵。泉貪交廣。果然為之累者。井耶。泉耶。人耶。

鄭公子曼滿欲為卿 宣公六年

王子伯廖語欲為
卿伯廖告人曰無
德而貪其在周易
豐之離非過之矣
問一歲鄭人殺之

起一節分列內外
以包括全篇萬物
皆備於我二句是
一篇基本

易說敷衍用程傳
法比之國語說經
法更切實明快

內閣則外求外求則內虛是理也樂內之君子不言
而喻慕外之士所當深省而力戒也在易豐之離曰
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覲凶萬物
皆備於我則吾室中之藏豈不夥哉今歎然以其家
為不足而屋是豐捨內而求外殆有蔀之者矣使其
家不為物所蔀反視內觀洞徹明白必不卑吾道德
之尊而外求爵位之尊也必不貧吾禮樂之富而外
求貨賄之富也必不薄吾仁義之味而外求膏粱之
味也其所以皇皇求外之豐憂秩不高憂權不專憂
勢不隆憂祿不厚者特以其內閣耳內閣曰深外求
日急激水升陵其淵必涸傾資結客其褚必單吾耳

齊宣梁惠有萬乘
之國而如閭然無
一物者皆為此也
何得說國權

心猿意馬之狀形
容逼莫

一身如此况國乎

吾目吾股吾肱吾心思吾神氣盡用於外以求其所
大欲則其內安得不虛乎將見如腹之枵如壁之立
如磬之垂枵然而空無所有矣此所以闢其戶聞其
無人至於三歲之久猶無所覲也亦嘗聞夫子之繫
乎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闢其戶聞其無人自藏也外
求之徒所以求非所求望非所望其心浮游猖狂至
欲翔於天際者無他焉昏蒙蔀塞不見其胸中之天
而已矣有能發其蔀而還其胸中之天回翔上下四
顧無極安肯近捨吾天而思遠翔於天際乎闢其戶
聞其無人而釋之以自藏者此微言也人之胸中何
所不有大與天地並明與日月俱峻與山岳齊深與

豈論其小大

嗚呼一轉咏歎喻人綦親切室雖部二句尤可味

千古亡國之禍皆倣曼滿可發深省題唯至末一點作法變化

江海埒顧乃聞之而一無所覲向來之蘊蓄運用皆安所往是豈他人之所能掩藏乎馳騫浮競以汨其真己有之而已蔽之自藏而非有藏之者也易之戒夫子之繫反覆切至得非深憫慕外之士將拔之於聲利之塗歟嗚呼室雖部未嘗墮也人雖無未嘗亡也士也苟斂豐屋之心及其明於內則徹其部而見前日之室矣闕其戶而見前日之人矣內閤除則外求息外求息則內虛實是特一反掌間耳惜乎士終鮮能自還此又之凶如鄭公子曼滿欲為卿者蓋項背相望也王子伯廖舉此又以摘其失似中其病然玩其辭意不過取三歲不覲之語以為曼滿將死之

證殆未盡其義故吾本大易之指附著於末

鄭伯敗楚宣公九年○楚子伐鄭宣公十年楚盟辰

陵鄭徵事晉宣公十年楚圍鄭楚敗晉於邲

晉侯復荀林父宣公十年赤狄伐晉晉殺先

穀宣公十年晉示鄭以整宣公十年晉賞荀

林父士伯宣公十年

左宣公九年鄭敗楚師於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下所列皆論中摘出而非論所主所主者在孫叔敖故略舉之曰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南轅反旆伍參曰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

片言而判者議之易決者也晉楚爭鄭載於史者詳矣是非曲直皆片言而可定也柳棼之勝鄭激楚也宣十年穎北之逐晉侵鄭也宣十年辰陵之盟鄭負晉也子良之言前智而後愚也宣十年圍鄭之役討其罪也哭陣之譎紓其死也同上皇門之退哀其窮也楚鄭之事小詐而大共也

蘇氏注五經轉義

病之告令尹改乘
輟而北之次于管
以待之中略乙卯
王乘左廣以逐趙
旗楚人懼王之入
晉軍也遂出陳孫
叔曰進之寧我薄
人無人薄我軍志
曰先人有奪人之
心薄之也遂疾進
師車馳卒奔乘晉
軍桓子不知所為
云云
此篇列舉數事而
一筆撇開表揭主

先穀復也中行弱也會知彼也首知己也厥分惡也
書察姦也原屏党而錡旃賊也先濟之鼓志不定也
舟中之指軍無律也教前之覆備有先也築軍汰而
作宮遜也荀之宥德掩眚也蕪之滅過作非也蒐之
整弱示強也曲梁補過而瓜行導言也凡晉楚鄭三
國之故無慮數十條皆可判於一言之下是固釋壯
之所厭聞師生之所厭講曾何足深論乎吾請掇前
人之未發者論之晉楚之相遇也孫叔敖不欲戰而
伍參欲戰楚子違叔敖而聽伍參卒有邲之勝論者
必將咎孫叔敖之無謀矣抑不知叔敖令尹也伍參
嬖人也三軍之進退國政之大綱繫焉令不出於令

眼論之亦文中一
格

一部孫子概表不
欲戰之意戰者大
事萬不得已然後
為之主將大體在
乎此蓄養士卒勇
氣亦在乎此已戰
矣見機奮發如決
積水名將妙用亦
在乎此叔教文武
大才所以不易及
也呂公云獨吾君
之狗是尚見其一

尹而出於嬖人雖幸一時之勝而一國之大綱自是
而亂矣以一勝而亂一國之綱是以鴻毛易泰山以
敝屣易天下豈不甚可惜哉使叔敖之謀果非伍參
之謀果是猶不可長况叔敖之謀未必不是乎晉楚
不務德而力爭收師而退免斯民暴骨之患所全者
多矣累俘振凱震威聲而示得意庸人之所誇而慮
遠者之所憂也叔教之謀其可厚非哉吾嘗深繹叔
教之心見其炯然之誠貫日月洞金石而後世莫或
知焉叔教主退者也伍參主戰者也楚子既黜叔教
之謀矣不忠者居叔教之地必幸師之敗以實吾謀
至於衆人亦將拱手熟視置軍旅之事而不問也及

端而已抑南宋時將相相忌爭私意而忘其君者比比皆是呂公所以致意焉歟深繹云云及嗚呼云云皆可玩味

左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

楚子之逐趙旃叔敖亟畫先人奪軍之策車馳卒奔以乘晉師惴惴然惟恐楚之不勝反若主戰之尤者獨何歟蓋當是時叔敖之忠誠奮發惟知有吾君而已已之勝與負不暇恤也參之中與否不暇恤也勝負中否皆不入於胸中獨吾君之是狗嗚呼此真事君者也此萬世為臣之大法也吾惜其叢立錯列於重編沓簡之間世不復異目視之故出之以與學者共

晉會狄於欒函宣公十一年

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平城漢高祖時嫚書呂高后時甘泉尺牘文帝時引弓匈奴傳兎能騎羊引弓左右當戶同傳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都尉當

乎憂民之未服手朽索而足淵冰撫之摩之顧之復之游之泳之如護元氣如保赤子惟恐有一髮之傷至於宇內清晏怨誹息而謳歌升為人上者遂謂民既服矣何令不從何索不獲既攫其雛又覆其巢既將其葉又斧其幹民始不勝其求焦然思亂殆求之之過也戎虜之禍何莫由斯平城之弩甘泉之烽嫚書之侮尺牘之倨腥羶陵縱驅引弓之民南面與漢天子爭為長雄當是時雖欲左右當戶之羣解鞬束衽猶或難之况欲屈單于之膝哉逮至渭橋受謁之後虜勢折矣元成哀平接於新莽主昏臣庸徒恃虜之已馴而責之無已阻其朝焉丐其壤焉制其條焉

戶且渠之屬，渭橋受謁，漢宣帝甘露三年。

悍則奉馴則責，凡庸情狀，痛快摘出，呂公蓋實見而言。

宋代所謂戎虜，其方略規模已出中。

奪其璽焉，虜不堪其責，背叛侵掠，故態復作，是非虜之不馴，殆中國虐之而不容其馴也。先王之待戎虜，急其悍而緩其馴，故戎虜之困，必託命中國，以求息肩之地，豈若後世為哉？悍則奉之，馴則責之，是長欲其悍而不欲其馴也。凡入之情，寧為人，所奉乎？寧為人，所責乎？戎虜雖愚，其亦知所擇矣。利害相形，彼安得不以稱兵窺塞為大利，奉琛入貢為不祥哉？晉卻成子之論，其有見於此矣。眾狄附晉之始，諸大夫侈然驕溢，諱一動之勞，乃欲坐而召狄，嗚呼！諸大夫忘眾狄未附之時乎？冒鋒鏑，蒙甲冑，面夷身創者，未嘗絕也。其未附則不敢避，攻戰之苦，其既附則遽欲憚。

國之上，而尚戎虜鄙之，欲加抑制處，置轉倒，無怪乎其遂取亡滅也。

我人也，彼亦人也，尤彼而傲彼，我先為戎虜，一結警策，餘勢震千秋。

左楚子為陳夏氏

行役之勤，何其志之易變耶？卻成子獨知馭戎虜之道，不可恃其馴而煩其責，遂以能勤有繼之說，曉譬諸大夫。次於攢函以會眾狄，屈己而不勞，彼終得眾狄之歡心，向若從諸大夫之議，則眾狄必謂吾附晉屬耳。一之日已召我於會，庸詎知二之日三之日不召我而征役之乎？庸詎知四之日五之日不召我而翦剝之乎？釁端亂兆，未必不基於此時也。或曰：戎虜之性，陵之則懾，柔之則驕。諸大夫之召狄，其或出於此歟？曰：陵之則懾，柔之則驕，固戎虜性也。中國而戎虜云乎哉？

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宣公十一年。

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及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凡言必有端發端自我則我輕而彼重發端自彼則我重而彼輕臣之事君則無彼我之間亦非屑屑較輕重之地也然自古善諫其君者未嘗肯自發其端必回翔容與待其君之先發始徐起而收之是豈若戰國策士捭闔之為哉蓋發之自我而不自君則言者瀆聽者慢吾懼其諫之無力也俯首而告人者百拒而一從仰首而答人者百從而一拒說豈有二哉勢隨地而改心隨聽而移也是故君子將進諫於君必自其發言之端始楚子之縣陳也申叔時既知其非曷為入見而不亟諫哉入見亟諫是叔時自發其端而求楚子之聽也以卑而求尊之聽其聽其否皆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婦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

胡安國曰為楚莊宜何如瀟微舒之宮封洩治之墓尸孔寧儀行父於朝謀於陳衆定其君而後去其庶幾乎

付於不可知之中時能自必乎於是不言縣陳之得計亦不言縣陳之失圖入見不賀以生楚子之疑以致楚子之詰推問端而使楚子自發之楚子果懷不能已遽詢不賀之由嗚呼楚子之口一啓而操縱予奪之柄已入叔時之掌握矣乃從容進蹊田奪牛之喻立談之間主意開悟而復陳之封用力省而成功速者無他焉蓋楚子渴聞叔時之言而非叔時企望楚子之聽也向使入見之初即進此喻則楚子之聽豈如是之捷哉同是喻也進之於楚子未問之前則如土芥進之於楚子既問之後則如鼎鐘毫釐之差用捨判焉吾是以知善進言者又不若善知時者也

勝敵則置酒忘備，鞠而得其罪，則喜而忘哀矜，其事雖異，為輕躁小量則一。

後來留侯最善得此方，然主非莊王與高帝，則必百諫百不聽，未易概論也。

後世之士以下，反對映寫，暢首段之意，以示戒。

抑又有大者焉。楚子悔悟，將反陳之地，又問於叔時。使他人承此問，必躍然慶欣，然賀螽躍鰲，不知措身之所矣。叔時之處此，何其甚暇而有餘也。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改如是之過，成如是之善，曾無一毫贊譽之辭，質略簡易，如家人父子相與語。米鹽瑣事者，則叔時方寸之地，豈譟譟者所能窺哉。大憂不慄，大喜不搖，閱量遠度，雖委之六尺之孤，投之百里之命，殆未足為增損也。後世之士，豈無愛君憂國之志哉。所養不堅，為事所動，其志先昏，其神先沮，倉惶喘汗，顛倒奔冕，奔走而告諸君，氣竭語盡，而其君纔以嘻笑遇之，幸而君意稍同，則不

小器者情狀寫來，逼真使人發一笑。然諫而獲聽，是人臣絕大喜事，不可不深戒也。

勝其喜，墮玉失烏，君之言方一而獎之者已百。君之言方十而獎之者已千。淺中狹量，驟諫倏喜，非特其心易滿，適所以驕其君而使之易滿也。噫，安得如申叔時者，與之論事君哉。

楚子伐蕭 宣公十年

左冬，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于蕭。還無社，師申叔展請極，明日蕭潰。

以物為惠，惠之麤，以城為守，守之下，楚師之圍蕭也。衣雖寒，而三軍之士不寒，蕭人之受圍也。城未破，而還無社之心，先破蓋以卒伍之賤，而得勞拊於其君，固已不啻重繭純綿之溫。至於士心內離，則雖雉堞天立百倍於蕭之城，亦將隨之而潰矣。惠豈在物，而守豈在城耶。世儒習聞此說也，遂以謂善言煖於布

書經周書泰誓牧
誓皆武王伐紂時
之書其武成曰散
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又曰列爵惟
五分土惟三云云
自首至尾惠守双
行而下不差一步
然使讀者不甚覺
其板蓋以筆力之
矯健
易曰重門擊柝以
待暴客而妻敬則
曰周公營成周都

帛物皆可廢人心險於金湯城皆可隳審如是則武
王大巡六師慰藉獎勉政無煩泰牧二誓矣而爵之
五土之三財之散粟之發胡為汲汲繼之彼周家積
德累功夫豈不得人心者而詩雅所載城東方朔方
之類果何謂也大抵惠有名有實不可偏勝守有本
有末不可獨遺名實相資然後其惠孚本末並用然
後其守固楚王之勞拊不待有實而人佩其惠者以
其方在塗耳使其居國左府右庫坐視師人之寒局
鏑而不肯發徒欲以空言悅之堂堂三軍豈可如嬰
兒孺子給之乎蕭人既失心苟又無數仞之城則楚
師一呼魚潰鳥散所以猶及明日而陷寬一夕之期

雖以為有德易以
興無德易以凶不
欲阻險令後世驕
奢以虐民也可謂
偏矣
惠守兩對貫以中
而君子云云復說
與前節比較可以
見變化
更就德宗一人證
惠守之力亦見變
化
唐德宗時李希烈
圍襄城發涇原等
諸道兵救之軍士
冒雨甚寒冀得厚

者城之功也向使衆心成城與版築之城互相表裏
雖強如楚豈能遽搖之哉物固不可恃也輔以誠意
則聖人之惠也城固不可恃也輔以人和則聖人之
守也君子之論止於中而已矣以誠為輕物為重者
固不足責若曰我專任誠而廢物亦非中也以人為
輕城為重者固不足責若曰我專任人而廢城亦非
中也君子之論止於中而已矣唐德宗之狩奉天嘗
遣人謀賊寒而請袴求而不能得憫默而遣之士竟
為之用蓋哀其窮而感其誠領憫默之意固踰於五
袴之賜矣是人雖未有得袴之實而深體德宗有無
袴之實也世謂德宗以名使人吾獨謂德宗以實使

賜及犒師，惟糲食菜餒，衆怒，踴而覆之。曰：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遂作亂。

無形有形，兩立不偏，真通儒之見。翻跌世儒，高揭孔門法，真是仙鶴一聲，衆禽皆鎖口。

左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

人也。方德宗雄據都邑之時，犒軍少糲，遽致涇原之變。食糲尚耳，况無袴乎？當其豐則有食，猶足以生亂。當其窮則無袴，猶足以使人信矣。人之不可欺也，奉天之難，雖渾瑊韓游瓌不二心之臣，盡死以扞社稷，當梯衝並進，君臣相泣之際，非前築奉天之城，則忠臣義士亦何所致力耶？吾又知得本果不可忘末也。世儒之論，可盡信哉！昔孔門之論兵食，必曰不得已而去，未嘗得已而欲去之也。其亦異於世儒之論矣。

公孫歸父言魯樂宣公十四年

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遲遲其行者，亦聖人去父母國之道也。夫思者，聖愚之所共。公孫歸父懷於魯，曷以

其心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凶。

十八年，歸父奔齊。王聖俞曰：起用莊語，妙甚。凌以棟曰：各引一喻，各自佳。

形容生姿態，反詰入題，固其常法。而此篇自首揭聖人與歸父，比前篇變化可見。

獨為晏氏之所譏，曰：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儀之琴居北而音南，烏之吟身楚而聲越，是固情之不可解。而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因去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樂，曷有居其國而知其樂者乎？獸在阱則思壙，當其走壙未嘗知壙之樂也。鳥在籠則思林，當其棲林未嘗知林之樂也。歸父方居魯而喋喋以魯樂告人，自非不安其常而嗜其利，何自而知其樂哉？岱之山，洙之水，五父之衢，大庭之庫，城闕井邑，物產土俗，呱而育焉，髻而嬉焉，弁而游焉，固非驟見而忽聞，胡為而誇語於人哉？日飯稻粱，未嘗以告人，一得能躡牛心之饌，則譽其珍，歲衣布帛，未嘗以告人，一得霧縠文

三處引喻前喻悠揚中喻跌宕後喻激切層切一層映發殊妙

鍾伯敬曰詞華之樂看得與聲色較遊一樣何等高眼莊子鴟鴞嗜鼠蛆蛆甘帶注帶帶句蛇也
自起處聖人掀翻來前面無數序列者括以一物字而

錦之服則譽其美吾是以知歸父之譽魯樂必棄常而嗜利也棄常嗜利乾沒不已雖非晏氏固可指期而俟其亾矣至樂之地人皆有之惟不能有其樂而樂移於物故馳騫而忘反權寵之樂勃如也詞華之樂驕如也聲色之樂昏如也畋遊之樂蕩如也是皆陋人之所樂君子之所哀哀之者豈預憂其禍之至哉鴟鴞嗜鼠即且甘帶句等臭腐而忻慕耽惑以身償而不悔此固達者之所甚憐也歸父譽魯樂之時固已可悲矣必悲其將亾哉吾嘗聞孔顏之樂矣蓋樂其樂而未嘗倚於一物也請問孔子之樂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請問顏子之樂

二問點出樂處陳套一變見其新不覺其腐作文不可無此活手段

未更反詰鼓舞引而不發程子使學者求孔顏樂處之意說得異樣奇俊使人躍躍欲答

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然則飯也飲也曲肱也非孔子之樂也特樂在其中而已簞也瓢也陋巷也非顏子之樂也特不改其樂而已即六物而求孔顏之樂邈不可得意者孔顏之樂果窅然而無物耶彼所謂樂在其中者在之一辭必有其所居也彼所謂不改其樂者其之一辭必有其所指也居何所居指何所指吾黨盡共繹之

右全部一百六十有八篇卷首紀瞿二氏所說是也其數倍通行本然於左氏尚三分之一而已其故今不可考云

阪谷素識

評注東萊博議卷之六 終
大尾

書評註東萊博議後

少時始作文。讀呂氏博議而喜之。學其語氣。及篇成而徐閱之。絕無精采。以謂博議之文。竟不可學也。亡友松岡欲訥亦好博議。每課生徒史論。先自作一篇以為程式。頗用枝辭贅論。以佐其筆端。積歲月而得篇寢多。題曰學古賸議。酷肖博議文體。予讀而喜之。亦猶曩讀博議時。乃知博議之文。未必不可學。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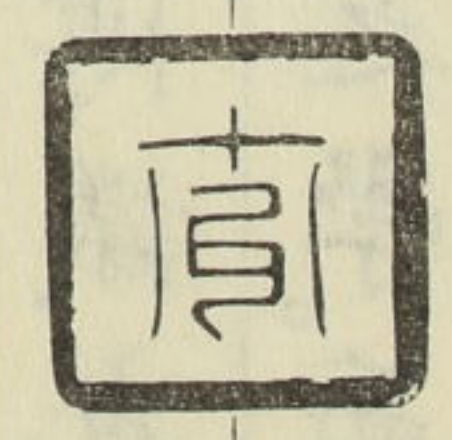
曩也予之學之。未得其方矣。蓋博議之文繁
縟。然其理皆自其學出。而予無祖謙之學。徒
事敷衍。以取盈卷軸。宜乎予文之絕無精采
也。夫學不博則理不贍。理不贍則言不文。如
祖謙。則學博而理贍。無怪於博議之文雖繁
縟。而精言奧旨。往往動人。讀者不復覺其冗
也。史曰。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
見涯涘。其文所從來可知也。而如我欲訥。亦

於書無所不窺。尤邃於史學。常考古今理亂
得失之迹。縱橫捭闔。有古策士之風。意之所
至。筆亦隨之。宜乎其文之酷肖博議也。有祖
謙之學。而後博議可作。有欲訥之學。而後贍
議可作。苟無其學。而徒學其文。則吾恐學者
之蹈予轍矣。坊刻博議甚乏善本。阪谷子絢
得清人瞿氏校本。加評注。施訓點。以嘉惠後
學。刻成見示。乃錄卷末。以質之於子絢。想數

年前子絢為欲訥序賸議而行之於世。夫必
不河漢予言也。

明治十二年十一月

土佐 細川潤撰



鼎山原田機一書

評注東萊博議跋

東萊

往時阪井席山以能文鳴于
山陽。其授徒曰背誦東萊博
議為先。余聞之。試讀博議。條
理井然。灑度分明。於是妄作
文。必先背誦壹過。然後下
又。心知有所得者。厥後有口

問仁文之方。必舉此以答之。
頃友人阪甘朗廬評注博議。
以便初學。蓋先獲我心者。狀
博議之為文。專為初學。不易
人之。澹而已。苟欲究出文之
深奧。非自唐宋八家。溯周秦
諸子。則不可。余又聞出。希山

少壯家貧。躬服薪春之勞。嘗
曰。吾誦離騷。弋遍米。乃百矣。
狀則希山。亡文。亦得仁。周秦
可知也。其授徒。以博議者。特
為人門軌途耳。頗朗廬之意。
亦不外于此。初學能由此而
進。則其庶幾與。

東京府立総合資料館蔵

明治己卯臘月

二松學人三島毅撰



春洞西川元讓書



明治十二年五月六日版權免許

評註并
訓點者

東京

岡山縣士族

阪谷素

東京小石川區春日町
四十九番地

出版人

東京

東京府平民

坂上半七

同 日本橋區吳服町
十二番地

同

同

吉川半七

同 京橋區南傳馬町
一丁目十二番地



發

大阪

柳原喜兵衛

前川善兵衛

松村九兵衛

佐々木總四郎

片野東四郎

内藤傳右衛門

北畠茂兵衛

稻田佐兵衛

山中市兵衛

行

西京

名護屋

甲府

東京

明治十二年五月六日

製本所森田八右門

書

丸家善七

北澤伊八

小林新兵衛

出雲寺萬次郎

水野慶次郎

山口藤兵衛

須原鐵二

東生龜次郎

長野龜七

肆

